

# 地獄信證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四十三年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

N° 197

3000 12-1943

P. Matthæus Chen, S. J. (沈容齋)

## DE INFERNO TESTIMONI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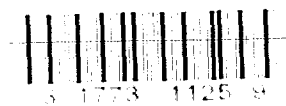
3<sup>a</sup> editio



上海主教惠重准

一千九百零一年初版  
一千九百四十三年六版

耶穌會後學雲間沈則寬容齋譯



# 地獄信證目錄

序

見叁張

第一章

地獄公論

見一張

第二章

地獄顯徵

見六張

第三章

地獄惡人顯形

見十七張

第四章

不信地獄剛愎自欺

見二十八張

第五章

身到地獄方醒何用

見三十六張

第六章

地獄真道

見三十九張

第七章

地獄之刑

見五十三張

第八章

怕地獄救靈善法

見九十五張

第九章

地獄之思

見一〇二張

地獄信證目錄

壹

MG  
B972  
207/3



3 1773 1125 9

序

人能清夜捫心。而無罪過。則無地獄可也。非無地獄。地獄不加於無罪也。苟有罪過。而第以憚改之故。雖日烹天下之口。日言地獄之無。地獄果可無哉。魔鬼自誘亞當犯罪以來。固無日不語吾人以無地獄者也。始則寬慰之。未必卽下地獄。繼則縱肆之。未必有地獄。地獄而無。魔鬼不魔鬼矣。魔鬼亦無事誘人矣。且人世以人治人。尙有賞罰。而謂至公至義之天主。顧漫然無賞罰。一聽善惡是非之淆亂如此。是天主而不天主也。天主又何必誅人。誅人又何必受難。至語人曰。青

葱之木且如此。腐朽之木將若何。以故聖賢之論。以爲人既有罪。身前不地獄。身後必地獄。所謂身前地獄者。常余地獄之刑。奮然趨善。克己苦身。以避惡也。今世之刑。君子猶然懷之。永世之刑。而不知戒慎恐懼。如臨如履。無罪歟。自欺歟。危邦不入。亂邦不居。此恒情也。龍蛇當道。兵革載途。行旅者聞之。斷不敢貿然以進。而乃終日營營以積地獄之薪火。鼾睡其上。馳逐其旁。佚豫優游。可謂知乎哉。抑何不自愛之甚耶。德訓篇云。採靈之始。始於畏主之威。作聖之基。基於敬主之怒。大哉經言。人苟心目中。日懋一地獄之刑。而念茲在茲。則

雖叢集古今致命之苦於一身。而不以爲苦。懲前毖後。尙何補贖之可畏。身世之可戀。片刻之可哀。捐而不惜。不其地獄之刑。而卽爲入德之門也歟。光緒二十七年。公元一九〇一年。春分後五日。則寬書以自儆。

# 地獄信證

## 第一章 地獄公論

地獄信證一書，是耶穌會司鐸斯顧撥所著。書中文理簡淨，篇章短少。大概是把史冊所載實事引証，用來驚醒今世不信地獄之人，或信而不行之輩。他說地獄是信德道理中最可怕之一端，是一定不易，沒有疑惑的。如同萬物有主宰，天上有太陽一般。這地獄道理，吾主耶穌在世時，也曾親口曉諭。講過十五次，說的很清楚。聖經上記載的明明白白。而且地獄道理，印刻在人良心上，是萬世不易的真實道理。所以不但天主所默啓的信德道理，就是依本性所知而論，也十分符合。因



爲自古以來，人都曉得有地獄。直至今世，普天之下，誰個百姓不曉得有地獄呢。雖然野蠻，也不至於汨沒良心，全然不知有地獄。雖然拆教的人，與聖教會已經拆開，自立教門的，也不說沒有地獄。雖然如德亞教人，釘死耶穌，不信他是天主的，也不說沒有地獄。雖然回回教人，和外教人，也不說沒有地獄。不過他們所論地獄，大有差誤，不合聖教會信德道理罷了。可憐近世有一等人，自己發瘋，要想超過古往今來萬世的人，敢說沒有地獄。還敢譏誚地獄道理，公然談論。或者把地獄當作不實不情，大可疑惑的道理。那個單單譏誚地獄是信德道理的，我還可恕，因他可以推說不知。難道一個萬國九州共知共信的道理，他也可推說不知麼。也敢說沒有，也敢譏誚麼。將來地獄之苦臨身，恐怕要懊悔來不及了。那疑惑地獄道理的，不過推說這不是一定的道理。

難道你不知道這是聖教會的定論麼。這是千真萬確的，沒有人可以相反的。你若疑惑這端道理，是你自信不差，萬世的人倒都差了。可憐這等人連聖教會問答的道理都不知道，倒敢把教中超性的道理，私發議論。難道一個不識字的人，倒比一個念書人明白麼。你可曉得，爲什麼這等人這樣胆大，敢說這樣狂話呢。我想他並無別意，不過要自己搪塞良心，爲自己私欲的便宜。因爲若果真沒有地獄，可以放肆作惡，不怕什麼了。若有了地獄，將來難逃此罰，便覺可怕的很了。因此昧了良心，千方百計的要把地獄抹煞。其實不過一個疑惑的念頭，他便說定沒有地獄。總而言之，大胆說這樣話的，不過說他們信有地獄的，都是糊塗人，都不知道什麼。因爲身後之事，是解釋不來的一個悶葫蘆。沒有死過的人，轉世回來，作證有一個地獄的，所以我便不信。因爲

你不信有地獄，便沒有地獄麼？因爲你喜歡沒有地獄，地獄真便沒有了麼？這是如同強盜一般，他不信有監牢，國家便真的沒有罰他的監牢麼？他便可以逍遙法外，終不下這個牢獄裏去麼？你說身後之事，是一個不能解釋的悶葫蘆。我老實說你聽，這個悶葫蘆，已經被天主的默啓，信德的道理，聖教的定論，人類良心的公論，早早解釋清楚了。所以身後有地獄，如同世界有人類一般，沒有疑惑的。若是地獄永刑有沒，果然有些疑惑。你只能推說，將來恐怕沒有地獄，或說不是一定有地獄，爲此我不信。我請問你，比方有一個明白人在這裏，爲了一個恐怕有沒有的疑心，因而不信其有，放肆犯罪。到了一日，果然自陷於地獄永苦。這是自投羅網，還算得是明白人麼？倘若真是明白的，寧可信其有，防患於未然。過了一日，果然沒有，於吾也無害。若是有的，我已

防着，地獄也害不着我。所以聖奧斯定說，人說沒有地獄，所以不信。至於我，今生寧願信有地獄。若是到了身後，果然沒有，我也無害。若是有的，我不是大便宜了麼。這等人又說，從來沒有死過的人轉世來，告訴我們有地獄。難道沒有死人復活來告訴，便真的沒有地獄了麼。照你的話，是地獄裏的人，該出來教訓我們地獄道理了。說這樣糊塗話的人，是如同一個未見監牢的人，說國家沒有罰犯人的監牢。若要他信，該是一個囚犯從監牢中出來告訴，他纔相信。若是別人說有，此人雖是皇帝，他也不信。教友呀，你仔細想想，這個人可不是糊塗的很了麼。你若真要曉得地獄果然有沒有，不必地獄中人出來作證，天主的說話儘可作證了。因為天主親口諭過，親自把這端道理傳給人類知道了。你說沒有死過的人來說這話，可是真的沒有麼。不過你自己說，自

已信罷了。你難道沒有看過史鑑，沒有念過聖人行實麼。這些書上，所載的多少故事，要駁倒你哩。你還敢說沒有麼。我今且不講耶穌自降靈薄復活死人的故事。我只把別的死而復活的幾個故事，講給你聽。但是我所講的故事，不論怎樣真確，不是要專把這些故事，作證有地獄。因為這端信德道理，是天主默啓，天主親諭的，不必別的證據。我如今所以講這些故事，不過要你懂的更明白，信的更真切。

## 第一章 地獄顯徵

在前已說過地獄是信德道理，所以我們相信，專賴天主的聖言。但是天主仁慈無限，時常把地獄的刑罰，地獄的惡人，發顯出來。使人也能目見耳聞，容易相信。這樣的故事，聖教史冊上，也載的不少。若是有着實證據，該如同國史所載一切事實，也該當一例相信。如今先講聖方

濟各熱羅尼莫在生，所行的一個聖蹟。這個聖蹟，是聖人將列聖品時，爲聖部考准，有許多見證人立誓劃押。因此巴克司鐸寫這聖人之傳，也把這個故事錄在傳中。話說在一千七百零七年，聖人做照意國風俗，時常在街市空場上，講道勸人。一日在那波里城裏一個空地上，宣講，所講的是地獄道理。極說地獄酷刑，專等那怙惡不悛的罪人。當時有一個有名潑婦，他家恰在近場的處所，聽的很明白。因爲這樣的道理，很刺他的良心。便心生懾惡，手裏拿了一面銅鑼，立在窗前，極力敲打。口裏大呼小叫，帶罵帶誚的擾亂眾人環聽，阻擋聖人宣講。聖人見了，高聲向他道：婦人，你若忤逆天主聖寵，執意不肯改過，不出八日，天主必將罰你。那個婦人聽了這話，不但不停，罵聲更厲。眾人見潑婦鬧的如此無狀，大家掃興而散。過了八日，聖人又到這個空場上，講道。這

回不比前回，那個屋門前窗也不開，人也不見，不吵也不鬧，都是靜悄悄的。聽講的眾人已聚在那裏，都有駭然驚醒的顏色。都向聖人說，那個潑婦加大利納，幾點鐘前忽然死了。聖人道，他死了麼？這樣說來，從前他不信有地獄，譏誚我們。如今該嘗過地獄是什麼了，我們都去問他。聖人回說這話的時候，面貌哀傷，聲音激烈，明顯他有天主的默啓。眾人也逆料此去必有聖蹟，便一齊跟着聖人同去。一到門首，聖人便奪門先進，一脚跨入房中。眾人隨着觀看，但見死人擺在房中，臉上用布遮着。聖人先自默求片刻，後把布揭開，喚他道。加大利納，我命你告訴我們，現今你在那裏。經此一喚，死婦果然擡起頭來，睜開一雙白眼，面色轉紅，明顯一付悽慘失望的形狀，哀聲回道，在地獄裏。說畢，便垂頭臥倒，緊閉雙目，面色轉白，仍然死去，如前一樣。後來有一個目睹道。

事的，向人說。當時我也在那裏，親聞死婦的言語。我見眾人萬分驚怕，我自己也覺驚恐的很。那時你驚我怕的光景，我却不能描摹，道其萬一。且我每次經過這座房子門前，眼見這個窗戶，便覺心驚肉跳，耳朵裏如聽加大利納再說。我在地獄裏，我在地獄裏兩句話。

天主降生後八百年，聖教史鑑上，記載一個小王，名字叫拉忒抱特。是日爾曼弗里藏部屬，是和聖人務耳弗耶同時人。聖人勸他領洗進教，無奈總是延遲，不就領洗。一日聖人勸他，勸的急了，他便向聖人道，我不怕地獄。將來和我祖宗前王等，同在地獄裏受苦，亦所情願。況且領洗進教，日後還有工夫，遲些不妨，何必急的這麼樣呢。聖人回道，陛下聖明，必知天主所賜的聖寵，是不可輕忽的。因為天主只許罪人赦罪之恩，確沒有許他必有明日，所以趕緊的好。小王不聽聖人的善勸，仍



舊延遲不就領洗進教。一年之後，曉得別位聖人費里勃勞爾要來，便差一個大員請聖人到宮裏去，給他付洗。聖人回道，你纔起行，你的主子便死了。如今落了地獄，就在這夜裏，我已看見他火索纏身，在地獄底裏受苦。

聖方濟各沙勿畧，在日本國傳教時，發了多少聖蹟。其中最著名的，是在剛整格西瑪地方，復活了一個貴家的女千金。話說這位千金小姐，本是外教，年紀還輕，一病就死了。他的父親亦是外教。見愛女病死，因而痛不欲生。雖有三親六眷，都來安慰他，總是徒然，沒有開喪入殮的先，有兩個新教友也來看他。勸他去見聖方濟各，求聖人復活他的女兒，聖人必能令死者復活。他雖沒有進教，一聽來言，便真心相信，便去求見。一見聖人，便雙膝跪下，含淚含悲的求道。老夫只有一女，愛之如

同珍寶，現在不幸死了。今兒特來求老師去復活他，一來救了他的性命，二來并救了老夫的性命。不然，老夫也活不成了。說了，放聲大哭，哭的哀慘異常。聖人見他有信心，且痛哭的像淚人一般。慈心大憫，便和同伴，弗爾囊代士入內室，跪求天主。一會兒，便又出來，向他道：起來，回去罷，你的女兒已復活了。這外教人的來意，是要請聖人到家，在女兒床前祈求天主，命女兒復活。今見聖人自己不去，只教他回去，只說他女兒復活了。便把聖人的話，當作譏誚，心中十分不快。豈知纔出門，只走了幾步，便有一個家人，欣然迎面而來，還沒有到跟前，便叫喚道：你的女兒復活了。一會兒，他的女兒自己也走上前來迎接。他眼見女兒果然復活，十分歡喜，彼此相抱了一會。隨後女兒就把死而復活的事，講給他父親聽道：小女氣絕之後，便見兩個魔鬼，狀貌猙獰可怕。把我

扯住，要推我到火坑裏去。幸而有兩個人走來，形容溫和端雅。把我在魔鬼手中奪出，令我復活。他的父親一聽所言，料想這兩個人，定是聖方濟各和他的同伴弗爾囊代士。便引女兒，逕到聖人跟前，感謝復活大恩。他的女兒一見他們兩位，便大聲叫道，這兩位便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父女兩個同時跪下，便求領洗，一同進教。

有耶穌會司鐸，名字叫伯爾納多高耳那。在生很有聖德，於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十一年去世。在他的小傳上，記載他平生修德立功，常常預備善終。因為要自己常記着死的一件事，所以在他房內几上，供一個骷髏。使能觸目驚心，修德行善，不敢懶惰。一日見了骷髏，心中忽然起念道。這個不要是惡人的頭，是惹天主義怒的，我怕他如今還是天主的讐人。把這念頭，心裏轉了一回，忙跪在天主台前，求天主默示。

道。如若此頭的靈魂，今日果然在地獄火裏燒，求天主全能，使這骷髏抖戰搖撼，明顯他是地獄惡人。求還未畢，這個骷髏，不知怎麼樣的，果然搖撼不停，十分可怕。話說這位司鐸，在生時，得着天主的恩，能知道人心裏隱密之事。有時也能知道人死後，天主所定的案。一日天主默啟他知道，有一個少年人，在生無惡不作，累及父母憂傷，死後下了地獄。此人在生作惡萬狀，一日被仇人刺死。他的母親眼見兒子被人殺害，悲傷之至。但一想到兒子的靈魂，更加傷心的很，眼淚直流。跑到這位司鐸跟前，叩問兒子的靈魂究竟何如，能救得麼。司鐸見問，一言不答。待後有司鐸的一個朋友，問他道。這個婦人如此悲傷跑來問你，爲什麼你不答應他呢。司鐸回道，答他無益，徒然加他的悲傷。因爲我在祈求的時候，天主早賜我眼見這個惡少的形容醜惡，無異地獄中人。

在葡萄牙國愛窩拉的大公學裏，有一個耶穌會的助理修士，名字叫做安多尼貝來意拉。於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四十五年西歷八月初一日去世。本會日記上，記載他死時的事，十分希奇。話說他於降生後一千五百九十九年進會，五年之後，在聖彌厄爾島上，得了一個重病。不多時候，便領臨終聖事。因此眾修士同在房中陪侍，同念善終經。一會兒，見他神色頓變，全身冰冷，像似氣絲不續，已是死的了。不過細按胸前，似尙微有跳動，所以不敢把他殯殮葬埋。一連等了三日，細看他身上，也明顯有臭壞的形跡。豈知到了第四日，忽兒張眼，呼吸靈通，開口說話。眾人見了，明知有異。他的會長，是類斯炳男依拉，命他把三日中所見所聞寫出來。他聽命寫道：初起我的靈魂還沒有出肉身，便見聖祖依納爵，還有幾位同會的神父，早已去世升天的，伴着同來願望。

會中害病的修士。看有誰個已經德備功全，可以獻於天主的。當聖祖近我床前的時候，我的心中覺的歡喜萬分，我便想他要引我到天堂上去了。豈知他不引我去，只叮囑我道，你要得這大大的福氣，還有某樣過失，先當悔改。那時我的靈魂方離了肉身出去，便見有一羣魔鬼，狀貌都是猙獰可怕的。一會兒狂奔亂跳，擁到我跟前，我嚇的無處躲閃。同時我的護守天神，陪着我的主保聖人安多尼，從天上降來，把一羣魔鬼趕散，請我跟他們去試看試看，什麼叫做永樂永苦。他們兩個先引我到一個永樂所在，在那裏見有一個榮福花冠，十分奇妙。到底那時我無功勞，不能享這大榮大福。後來又引我到一口井邊，一眼望去，深廣無底，井中無數人，落在水火中煎熬。都緊緊擠在一處，無隙無縫。像似無數麥粒，放在大石磨子裏，不停的推轉。相壓相磨，紛紛散

落。地獄的火像石灰窖一般，火焰蓬蓬勃勃。有時火勢忽然停息，如被火料重疊堆塞，一時悶住。霎時間，火焰往上直衝，但見火勢更高更烈。後來又到至公至義的判案台前，聽座上有聲，判我下煉獄。其中的痛苦，難說難描，世上無人能懂。所最苦的，心中狠願享見天主，無奈苦於不能。末了兒，天主命我的靈魂和肉身再合。待復活起來了，全身腐爛，污血淋漓，爛肉零落。因爲一連三日似死未死，那時肉身已經臭壞了，因此六個月痛苦不堪。雖然這樣，還恨苦不滿心。後來好了，自己大加克苦，凡長上所命的無一不做。這樣克苦肉身，一連四十六年，晝夜不息，心中仍以爲不足。因爲他說，現在自己所受的苦，把那天主仁慈，所賞我親眼看見，親身嘗試的苦，比較起來，實在比不得萬分之一。後來爲證自己三日中所歷的事，是真是確，把天主所默啓他葡萄牙國五

十年後復興的事，向會長細細敘述了一番。我敢說，但見他復活後，連四十六年克苦補贖修德立功。這樣殷勤不倦，這便是個真實憑據，可以不用別的證據了。

### 第三章 地獄惡人顯形

聖人安多尼諾，是勿勞耶斯地方總主教。在自己所著書中，寫一件事，十分可怕。這事大約出在一千四百五十年左右，大大的驚動意大利北方的教友。他說當時有一個貴家少年人，大約十六七歲，不幸告解時，瞞過了一個大罪，又去領聖體，因而犯了兩個冒領聖事的大罪。以後心裏很不放心，因此立意下主日去告解，定要把這三個大罪，告訴明白。豈知到了那時，仍不敢告。從此上主日推緩到下主日，下月推緩到下月，終究怕羞，不敢告明。到底自問良心，更覺不安。沒法兒，便去守



齋克苦，做大大的補贖。妄想把齋克之工，搪塞良心。豈知仍是徒勞，心中更覺碌亂。末了兒，竟立意離家修道，進了一個修道院。盼望在修道院中，棄絕了一概私情，自然容易辦一個妥當告解。豈知大謬不然。因為院中會長和修士們，久聞他在世俗中，已是個守齋克苦的人，必是個有德少年，收他進會了，便敬他如聖人一般。他見了這般敬重的光景，一轉念間，自心裏想道：若把我的罪和盤托出，便是個大犯罪人，與我的名望，有關非淺。因此更覺害羞，更怕明白告解。所以一日久，兩日長，終是遲延不敢告。待至一年兩年，三年四年之久，終不敢牢實告解。後來忽然得了一個病症，十分沉重，想來這是一個辦妥當神功的好機會了。他自己心裏也想道：這次我要全全吐露真情，在死前辦一個妥當當的總告解了。看來這次告解，原該牢牢實實，說的清清楚楚，

了。豈知竟把自己的罪，告的七曲八彎，連那聽告的司鐸，並不懂他要說什麼。因念他平素是個熱心克苦的好修士，諒沒有什麼大罪。又憐他病重軟弱，所以一句也不問，即便念了赦罪經。但是病人自己心裏明白，曉得很不妥當。立意明日再告解，辦一個妥當神功。豈知不等到明日，就在這一夜頓時昏暈去了，隨即絕氣死了。死了之後，修院中人，都不知道他心病。所以都恭敬的很，視為聖人。待後事一切預備了，眾修士前後護送，擡他的屍身到本院大堂，陳屍堂中。待明日一早做追思大彌撒，然後入殮埋葬。定時未到的先，管堂修士要去打鐘，報於眾人知道。明日大殮。豈知那個已死的修士，忽然出現，身上有燒紅的火鍊盤纏，全身着火。管堂修士見了，嚇的雙膝抖戰，跼立不穩。忙即蹲在地上，雙目望着他一言不發。他便開口道：你們不必爲我祈求，我今落

在地獄裏了。直至永遠，無法可救。因為我在生時，常常害衆，不敢在告解時把大罪說明。因此連連犯冒領聖事的罪，說畢不見，頓時滿堂滿院，都覺有異樣的臭氣。人人聞了，忙的掩鼻。院長見此大異，便問管堂修士。修士忙把所見所聞告訴了一番。院長和衆修士，都說這樣的人，不該按照聖教禮規營葬。忙把他的屍身擡出堂外，另埋在一處。

主教舍貝爾寫三椿奇事，和以上所記地獄惡人出現的故事，大同小異，不過更見真確。因為是他在生時所見之事，並非數百年前的陳言宿語。第一椿是主敎外祖父所遇的事。他說這椿事，出在降生後一千八百十二年前，俄國莫斯科城。那時我的外祖父伯爵，喀斯刀基，是莫斯科城的鎮台，和伯爵將軍凹爾老弗很知己。這位將軍，果然英雄出衆，但是他的惡心也是出衆的。一日晚飯後，凹爾老弗和他的朋友

某將軍坐着閒談，談論教中道理，談評的最利害的是地獄。凹爾老弗道，我們雖說如此，倘生後果有地獄，怎麼樣呢？某將軍道，我們兩個中，誰先死的，便來告訴別個。這樣好麼？凹爾老弗道，此計極妙，我們就這樣相約。說了，便大家發了重誓，言定決不失信。幾個主日之後，法國和俄國啓釁開戰。法王拿破崙第一引兵來攻，俄國軍兵預備迎戰，某將軍先得上令，趕速統兵前去扼要鎮守。那時他離莫斯科城已經二三個主日了。一日清晨，我的外祖正在房中梳洗，忽然房門撞開，滾進一個人來。睜眼一看，不是別人，便是將軍凹爾老弗。但見他身披貼肉單衣，腳拖無跟軟鞋，頭髮直豎，兩眼圓睜，面色潦白如死人一般。外祖便叫凹爾老弗，是你麼？爲什麼此時趕來，爲什麼不穿外衣，爲什麼這般慌急，有什麼事？伯爵凹爾老弗答應道，我的朋友，今日我想我發瘋了，

因爲適纔見了某將軍。我的外祖問道，難道某將軍回來了麼，他回說還沒有。說了這話，四爾老弗便投身坑上，兩手捧了頭，連連回道，沒有沒有，沒有回來的，爲此嚇的我這樣。我的外祖聽了，一句也不懂，不知他要說什麼，便溫言柔語撫慰他道，請你慢慢說給我聽，究竟你有什么事，纔說的話，是要說什麼。此時四爾老弗纔少定了神，抖戰戰的講道。前不多時，我和某將軍立誓，說我們兩個中，誰個先死便回來告訴別個，後世究竟有沒有地獄。今兒早上，我平平安安躺在床上，雖然醒了多時，到底還沒有起身。心裏並不想着我的朋友某將軍，忽然床帳大開，某將軍離床大約兩步，立在跟前。我見他面無生人之色，右手掩住前胸，向我道。果真有地獄的，我今在那裏了。說畢，忽兒不見，所以我嚇的便跑來告訴你。我想我已嚇癡了，這真是可駭，我不知此事從何

想起我的外祖用盡法兒撫慰他道，恐怕是夢魘。或是平時見他不信教理，所以做這惡夢。世上原來有多少解釋不出的奇事，還有多少無根無源的事。但這些事，若是英雄遇了，只可自壯其胆，不可過於怕懼。說了便教人備了一匹馬，送他回營。待過了十日，或十二日之後，從某將軍行營中，來了一個軍報，內報多少軍情重事。一件便報某將軍一日清早，獨自出營，偷勘敵營虛實。忽被一彈打來，彈透胸膈，登時畢命。算來那日那時，正是伯爵將軍凹爾老弗受驚去見我外祖的時日，一點不差。

主教舍貝爾又講第二故事道，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，有一位道高德懋的司鐸，也是一個大修院的會長。把這故事講給我聽道，有一個貴家孀婦，年紀大約有四十來歲，現在還活着。在一千八百四十七至四

十八年多裏，在英國倫敦京城裏住，那時大約二十九歲。本是大富出身，極愛世俗繁華。因此京中俊秀子弟，都和他往來。內中有一個少年貴人，來的格外殷勤，外觀着實不雅。一個夜裏，那孀婦睡不着，手裏拿一本書，不知是什麼小說，靠在床上閒看解厭，看了一會兒，耳聞壁上掛鐘叮噹作響，側耳一聽，已打一下鐘了。明知夜已深了，便吹滅了燈，上床去睡覺。不知怎麼樣的，在黑暗中，眼見一點白光，像似半明不滅的燈光。從廳門口進來，漸漸分散房中，一刻多似一刻。大爲驚異，不知什麼東西，因此渾身抖戰。正在驚駭之間，明見廳門漸開，便見那個常來的少年貴人，進入房中。未及開言，已經站在他床前。便伸手向他左手脉窩裏一把拿住，厲聲打英國話語，向他道：地獄確有的，那時他覺的痛入骨髓，一時昏暈了去，大約一二刻鐘。待甦醒了，便打鈴喚日常

服事他的老媽子來。他聞喚進來，一路聞着火焦的臭氣。待走近床前，眼見主母脉窩燒傷，傷痕有一手掌大，皮肉都脫，筋骨盡露。嘴裏說話含糊。又見從床前到廳門，一路花氈，有男人的足跡，氈面上烙有焦痕腳印。廳門外便沒有足跡，並沒有焦痕。明日一早，便得信。這貴人在這夜大約一點鐘時候，酒醉了，倒在桌子底下。他的二爺們，忙把他抬入房中，就在他們手中氣絕死了。這位會長道，以後不知道這婦人改過沒有，不過知道他還活着。脈窩裏常帶一個純金扁鐲，終不解脫，用來遮人耳目。至於這事的原委，是這婦人的至親，說給我聽的。此人是個熱心教友，不會說謊的。他在自己家裏也不敢傳說這事，所以我也不敢說明這婦人的姓名。

現在我把第三件惡人顯形的故事，講給你們聽，也是主教舍貝爾所



講的話說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，聖母升天瞻禮前幾日，在羅馬京中巡捕房左近，有一座妓館。是比蒙人霸佔羅馬時，一個亂黨的婦人所設。許多妓女中間，有一個偶然傷了手，人便把他送到病院裏去養傷。不知怎麼樣的，傷處忽然污爛，毒血攻心，就在那夜裏死了。同時妓館裏的一個女子，忽然大聲呼救，叫喊不停，鬧的滿屋皆醒。聲傳屋外，四鄰聞聲都受驚不少。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以致巡捕房的人役都來問詢。詢知這妓女，眼見往病院裏去養傷的女子，忽然出見，全身着火。向他說自己已落地獄，倘你不願和我一般受苦，快快回頭改過，離開這個處所。旁人見他這般驚駭，百般勸慰說，這是一時夢魘，並非真有此事。況往病院裏去的女子，不過手上微傷，怎就死了呢。豈知勸也徒然，總是狂驚亂跳，執意便要出去，不敢再留。弄的眾人無法，天未大明，便

放他出去。在館的衆妓女聽了這個信息，嚇得個個心驚肉跳，呆若木雞。一忽兒病院裏遣人報信說，那個傷手的女子，就在這半夜後死了，衆妓女聽了，更加害怕起來。正在忙亂間，鴇母忽然害起病來了。病勢十分沉重，病人不題請醫購藥，便叫人去請司鐸來，說明自己要領聖事。於是羅瑪教務部，便遣拉烏拉地方本堂司鐸，姓西嘮里的，先受了聖部的指教，便往妓館去聽告解。聽解之先，當着許多人証命病人先認侮辱教皇的罪，並命他閉歇妓館。病人一一遵命，然後領告解聖體。終傳聖事，很顯謙遜悔罪之心。事畢，西嘮里司鐸便要告退，病人記起傷手女子暴亡出現的事，十分害怕，懇求道：我不久便要去世，萬望司鐸大發慈心，屈留一夜，扶助我臨終，不致上魔鬼的擋。司鐸因爲天已夜深，不便在這裏過夜。然而鑒他的苦心，勉強應允了，便喚巡捕兩人，

同來妓館，以作見證。命他們把門關了，一同伴侍，直至病人絕氣，方纔一同告退。那時羅瑪全城信友，都驚惶恐懼。惟有一班怙惡不悛之輩，不去查問這事的原委，是真是假，只管憑着一張花嘴，大家譏誚毀謗。然而一總熱心教友，深自猛省，得益萬分。

#### 第四章 不信地獄剛復自欺

世上有一班狂妄人，作惡肆無忌憚。開口閉口，總是譏誚聖教道理，連地獄也不信不怕。但這不過是一時嘴強，糊說罷了。至於自問良心，確只怕這一點。你若不信我的話，且把四樁事，講給你聽聽。第一樁，話說降生後一千七百九十三年，在法國里昂地方，有一個橫人，名字叫做高老代爾包亞，是個有名的凶惡人，在那裏殺害了一千六百個人。六年之後，充發到加英地方終身當苦役。在那裏更加狂妄，諸凡聖道聖

事，肆意百般毀謗。每見旁人行教中之事，雖然細小的很，如同打一聖號，呼一聖名，他必大加詈罵。一日瞥見一個兵丁，伸手打聖號，便罵他道：畜生，你還信這些鬼鬼祟祟的事麼？你該曉得所說天主教和聖母，天堂和地獄，都是這些神父們捏造的故事，那裏是有根有苗的呢？過不多時，那人害起病來了。一時痛入心肺，腸腑攪擾，只見他渾身火熱，滿面通紅，兩手亂招，雙足亂跳，倒在床上，不停的翻翻滾滾。忽然大聲叫渴求飲，忙搶一大瓶蜜酒，一口氣自己灌了下去。頓時覺的五內皆燒，痛極了也呼天主聖母，要神父來救。旁侍的一兵聽見了，忙問道：這確奇了，你要神父來做什麼？難道你也怕地獄麼？神父是你平日咒罵的，地獄是你常常譏笑的，平時何等口硬，如今到怎樣怕起來呢？他先哼了一聲，從直答應道：那時我口頭不對心頭，這叫做嘴硬骨頭酥，說了

這話，便噴血吐沫，一口氣換不過來，頓時死了。

第二椿，出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。話說在巴黎京中，有一個領兵官。向來這個兵官冷淡的很，常日間把教規當作玩耍。一日偶然進聖母升天堂，這堂造在底于肋里地方，一個故王宮左近。一進堂，便見一位神父，傍着神工架子，跪在那裏誦經。便起意要借辦神工爲名，戲弄聖事。便走上前去，叫聲神父道：我要辦神工，可以使得麼？神父回道：好的很，我兒，你可放心告解。兵官道：但我是一個異樣罪人。神父道：這不打緊。告解聖事，是爲各樣罪人的。兵官道：但是教中的事，我都不很相信如何。神父道：你口說不信，其實你信的更深。你說如此，不過是自謙之詞。兵官道：你說我信，我說我不但不信，且說凡教中之事，都是笑話。說畢，付之一笑。神父見他如此，明知此人說話，有些蹊翹。料想他是爲弄巧

取笑而來，心中必不懷好意，便向他微笑道：「你說教中之事，都是笑話，不但譏笑聖教，却也是譏笑我了。」兵官微笑不答。神父道：「你既不是真心告解，今且不說告解的話，我們兩夥就在這裏，畧談片刻如何？」我平生素愛營伍中人，且見尊駕少年英俊，更覺企慕，不知現在官居何職。兵官道：「現任副百總。」神父道：「後來怎麼樣？」兵官道：「後來少則二三年，多則三四年，便升正百總。」神父道：「後來呢？」兵官道：「後來升千總。」神父道：「那時尊庚幾多了？」兵官道：「那時大約少則四十歲，多至四十五歲。」神父道：「此後如何呢？」兵官道：「此後可升協鎮。」神父道：「後來呢？」兵官道：「後來可升提督。」神父道：「後來呢？」兵官道：「後來望升將軍主帥。」神父道：「後來呢？」兵官道：「後來可封王封侯。」然而這我不敢奢望。神父道：「這果然難望，然而依尊駕的才能，或者也到此榮位。」後來難道不想娶親麼？兵官道：「後來得」

了高官厚祿，自然要娶親的。神父道：「一日你娶了侯門貴女，又做了本國大官，後來究竟怎麼樣呢？」兵官道：「後來怎麼樣，我却不能知道了。神父道：「這也希奇。你會說會笑，到如今看來，樣樣知道。至於後來究竟怎麼樣，却說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我牢實告訴你，我倒知道的。後來你要死，死後你要受天主的審判，倘你常常如此，不肯改過，將受天主的嚴罰，將落地獄，永遠在火裏燒。這是你後來的究竟。兵官聽了這一翻言語，弄的沒趣的很。他想離了神工架子，脫身而走，又聽神父道：「且請少待，我還有一言奉告。你今日來此，把我作玩意兒。你是一個體面的人，照營伍之例，侮慢了人，該自服禮陪罪，不怕害羞，纔算英雄。如今我不和你說情憑理，只請你從此別去，一連八日每夜睡覺的先，自向自己說：『將有一日，我必要死，然而這不是笑話。死後必要受審判，然而這不是笑』

話。審判之後必要受罰，然而這不是笑話。受罰之後，必要下永火地獄裏去。燒然而這也不是笑話。這個就算賠禮的法子，爲你一定不難。請你立個重誓，許下去役必做。兵官聽了這些話弄的更加沒趣。只想快脫身，所以便一口應承了。神父道：你既肯這樣賠禮，我們如今仍修舊好，以後還是一樣你恭我敬。請返駕罷。但是俗諺說的好，一言既出，驕馬難追。萬勿忘了今朝之誓不然，不算英雄義俠。那個兵官聽了返駕的話，如同得了一道赦書，急忙起身，出堂回營去了。一路垂頭喪氣，自思自想道：我要做弄人，反到撞了一鼻子的灰，真真晦氣。回到自己營裏，辦了些營中公事，一轉瞬間，天已晚了。晚飯畢，各人進房去睡。他一到了床上，便想起所許的話，不敢背盟失信，敗營伍中義俠之名，便自向自己說：我必要死，我必要審判，我必受罰，我必下地獄，然而不敢。



說這是笑話。這樣夜夜踐約，待過了八日，再進聖母升天堂，徑往神工架子上跪着，求告解。這次告解確真心切悔，不像從前了。告解後，滿面流淚，心中告慰，說不出心裏的歡喜。

第三椿，有一個年輕女子，名字叫做儒里愛忒。不守閨中之範，言語行為，都不端之至。見不得教中之事，聽不得聖教道理。偶然聽見了，便出口狂罵，百般戲笑。一日有人向他說，儒里愛忒，你這樣做去，將來不得好死。天主耐足了，必定降罰。他昂然回道，我不管這些事。你看見誰個死了去，還回來告訴人，後世所遇的事的。過了八日，人見他僵臥床上，早沒有生人氣息。都想他已經死了，便備辦棺材，入殮埋葬。明日有人去埋葬別人，就在儒里愛忒的旁邊，另挖一坑，挖不多時，聽見坑裏有聲响，像似人在棺中鼓擊的模樣。再側着頭細聽，果然有人在棺中哀

聲呼救，聲音含糊不清。便去報知保長。同時保長來驗明了，便叫人發塚開棺，把衣衾揭去，眾見儒里愛忒頭面染血，頭髮蓬鬆。有人把手摸他心窩，看還有氣息沒有。儒里愛忒忽然大嘆一聲，如同閉了氣，纔轉氣的一般。隨後便睜開兩眼，勉強掙扎了起來，含淚含悲的說道：「吾主，吾天主，我感謝爾。」旁人忙把些東西給他吃，頓覺精神復元，接着說道：「我在坟墓裏甦醒了，明明知道自己被人活埋了，就大聲呼救。想要打破棺材，把頭撞棺牆，撞了多時，無人來救。叫喚明知無益，那時我見死在眼前，可怕的很。但肉身之死雖怕，總還過得。至於靈魂之死，是永遠的，如何過去。我明知此去，便要受應得之罰，於是大聲哀求天主垂憐。正在苦求時，我又昏暈去了。直到現在，方纔醒來，幸而還在人世。說到此處，淚如雨下，大哭道：「仁慈之主呀，罪人一生侮辱信德道理，所以受

罰。但此次雖說罰我，實是仁慈待我，因為我今痛悔改過了。第四棒，凡說沒有地獄的，不久便該承認有的，然而來不及了。如同尼倫勃爾神父在自己書上所講的一個故事便是証據。他說有個壞教友，平生無惡不作。信德全失，不信天主，不信天堂地獄。他的妻子，是一個有德行的婦人。見丈夫如此行爲，十分憂悶。因此常把地獄道理，懇懇切切的勸他，望他回頭改過。豈知他的丈夫全然不睬。若是勸急了，他便兩目圓睜，怒喝道：請你放心罷，沒有地獄的。一日，不知怎麼樣的，他的妻子見他直僵僵的，躺在床上死了，手裏執着一張紙，紙上大書，現在我却曉得，地獄是有的了。

## 第五章 身到地獄方醒何用

惡人久被世俗蒙蔽了，如同睡着的一般。所以他們作惡，肆無忌憚，像

似沒得地獄的。倘正在得意快樂場中，忽然遭了一個天崩地裂的奇禍，忽然遭難死了，忽然下了地獄。到那時纔驚醒，來不及了。如今我講三個奇禍，給你們聽聽。可知世人在生，若不肯改惡從善，將來都是這樣結果的。第一個是在斯密爾納地方的一個咖啡館內，館名基瓦。話說這個咖啡館造在海中，房基是大椿木支撐的，內有戲臺一座，客座很多，都是裝潢的十分精緻。初起是新造的，果然堅固的很。然而經年累月，日夜被海浪衝打，椿木漸漸搖動，漸漸剝落，房東館主都不在意。到一千八百七十三年，二月十一日夜裏，十點鐘時，衆人照常往館裏去喝茶看戲，大約有看客二百名。正在鑼鼓喧天，衆人喝采道好的時候，忽然豁拉一聲，臺傾屋倒，衆人來不及逃避。一齊大呼小叫，亂開開的滾入水中去了，一個也逃不出來。你看這個猝然奇禍，爲這些歡

喜遊玩的人，是如何可怕的。我牢實告訴你聽，有一個更可怕的奇禍，等着那些愛世俗的罪人。將有一日，罪人正在光榮富貴之中，逍遙自在，忽然天主命到，雙目一閉，兩手一伸，一口氣換不過來，便見自己陷下地獄，永火焚燒，不停不息，那不是更可怕的麼。

第二個奇禍，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，西歷四月之交，有一個大海船，在加拿大海，近哈利法格城，天已深夜，黑的伸手不見五指。忽然風浪大作，把船顛簸的舵工無力把持，觸礁而沉。船上共九百五十八人，同時落水，淹死七百名，這些人當船觸礁時，大半都在睡鄉。頃刻之間，沉至海底，滿艙是水。待他們在水中驚覺，已經嗑飽了水。雖然亂翻亂滾，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這個奇禍果然可怕。但爲世上惡人，有更可怕的，因爲他們不是忽然沉至大海底裏，竟是忽然沉至地獄底裏。

第三個奇禍，是在一千八百七十九年，西歷十二月二十八日。話說對依勃里忒時地方，火輪車從倫敦鐵路，到愛丁堡爾，該過對依河相近洞代地方。那裏有鐵橋一座，架在河上。這橋有四五里長，是多少鐵釜子接聯而成的。這日起了一個大風暴，一時狂浪掀天，把這橋橫衝直打，足足打了一日。把那橋塊的釜子，打倒了幾個。待至黃昏七點半鐘，天已昏暗，路無行人。一忽兒火車到了，駕車的不知就裏，照常衝過橋去。不料衝到那頭，橋塊和橋釜已經坍了多少，一煞眼時落空而下，人和車都墮入水中去了。這個猝然之變，生死之關，不是可怕的很麼。然而一個惡人，猝然下地獄，更加可怕哩。

## 第六章 地獄真道

有一個地獄，是真實的。因為吾主耶穌在世時，也曾親口講過，他說爲

了惡表的緣故。世界上人，真是可憐的很，那惡表果然必定有的。但誰立惡表的，這個人真正可憐。爲此之故，倘你的手不足立惡表，都該割去，還該遠遠的拋他在一邊。韓可殘廢，足得常生，不可手足雙全，落永火之中。倘你眼睛立惡表，該挖了他，還該遠遠的拋他在一邊。韓可獨眼得常生，不可雙目落地獄火中。這幾句話，見瑪竇聖史十八章七節。耶穌道，誰能處死你的身子，不能殺你靈魂的，不必怕他。誰能把你的身子和靈魂，打落地獄裏的，這纔該怕。這話見瑪竇聖史十章二十八節。耶穌道，那個富人也死了，他落了地獄。在那裏受苦刑時，一睜眼，遠遠望見辣匝祿在亞巴郎懷中，便高聲說道，吾祖亞巴郎，矜憐我。求你打發辣匝祿下來，把指头沾一滴水，涼涼我的舌，因爲我在火裏煎熬。不過，這個故事，見路加聖史十六章二十二節。耶穌道，那時審判的主

子，向在左邊的人說。你們可惡可咒的惡人，遠離我，往永火裏去罷。這  
個火，本是爲魚鬼和惡人預備的。這句話，見瑪竇聖史二十五章，四十  
一節。耶穌道，有多少人從東方西方來，在天國裏得高位，那本國之子，  
反落在黑暗地獄中。在那裏只有咬牙切齒，哀號痛哭之苦。這幾句話，  
見瑪竇聖史八章，十一節。耶穌道，有一個君王闖進華堂，見一個人不  
穿禮服，向他道。我的朋友，怎麼沒有禮服，進到這裏來。這人語塞不答，  
於是王向役人道。把他的手足紮縛起來，丟他在外頭暗監裏，在那裏  
儘他受哀哭切齒之苦。這個譬喻，見瑪竇聖史二十二章，十一節。耶穌  
道，把這無用之魔，投在外頭暗監裏，在那裏他要受痛哭切齒之苦。這  
話，見瑪竇聖史二十五章，三十節。耶穌道，我告訴你。凡人怒責他的兄  
弟，該受獄官的判斷。凡罵人狂妄的，該受地獄火燒。這話，見瑪竇聖史



五章二十二節。耶穌道，人子要打發自己的天神去，把立惡表，犯不義的人，從本國搜出來，投在火窯裏，在那裏將受痛哭切齒的苦。這話見瑪竇聖史十三章四十一節。耶穌道，倘你的手立惡表害你，砍了他。爲你得可獨<sup>上</sup>得常生，不可雙手下地獄，往不息的火裏去。在那裏，咬你良心的虫終不死，火也不息，倘你的足立惡表害你，砍了他。爲你得可獨脚得常生，不可雙脚投在地獄，不息的火裏去。在那裏，咬你良心的虫終不死，火也終不能息。倘你的目立惡表害你，挖了他。爲你寧可獨目進天主之國，不可雙目投於地獄火中。在那裏，咬你良心的虫終不死，火也終不能息。這一段言語，見瑪爾谷聖史九章四十二節。耶穌道，凡樹不結好菓子的，將必砍了，投在火裏。這話見瑪竇聖史七章十九節。耶穌道，吾是葡萄樹，你們是葡萄枝。誰個和我結合的，我也和他結

合，將結許多菓子。誰個不和我結合的，將必拋在外頭，如同無用的枝子，待他乾枯了，人去拾來，放在火裏燒。這個譬喻，見若望聖史十五章五節。耶穌道，日路撒冷女子，你們不要哭我，當哭你們自己，且哭你們的子孫。因為將來有一日，人將向高山說，你們倒下來壓死我們罷。也向小山說，你們倒下來掩蓋我們罷。因為那樹木青翠的，尚且如此待他。那樹木乾枯的，將如何待他呢？這就是說那罪人如同枯枝一般，判定要燒的，將來如何呢？這幾句話，見路加聖史二十三章三十一節。聖若翰道，那斧子已經架在樹根上，砍將下來了，凡樹不結好菓子的，將砍下來，放在火裏。聖若翰又道，他手裏拿簸箕，把場上的麥禾簸揚，把淨麥藏在倉裏，把柴草投在不公的火裏燒。這兩節聖經，見瑪竇聖史三章十節。領魔鬼印號，或敬他邪像，凡從魔鬼和偽先知誘惑的，都要

活投在火焰硫磺池中。在那裏日夜受刑，至於世之世。凡人不錄於常生冊的，都投於火池之中。這幾句話，見若望默照經十九章二十節。以上所說的，都是聖經上天主的話，可知地獄是鑿鑿有證的，所以你若疑惑地獄，是疑惑不能差的天主言語。這是你聽信肆無忌憚的人，反不聽不能差的聖教會。聖教會教訓人說有地獄，那肆無忌憚的人說沒有地獄。你倒信這些人，不信聖教會麼。

從前有一個羅瑪貴人，品行端方，眾所推重，名字叫做愛米畧斯加阿祿。被一個沒有信德，沒有品行的人，名字叫瓦羅斯誣告了。貴人在眾百姓前開言道：你們都認得瓦羅斯，也認得我，瓦羅斯說我犯了罪案，被他所告，但是我自證無罪。所以瓦羅斯說是的，我却說非，你們信誰的言語。眾百姓聽了，都拍手道：我們信你的言語。於是原告瓦羅斯默

無一言，垂頭喪氣而去。一個貴人的話，比一個無賴的話，照理更該聽信。如今一個至尊至貴天主的話，你們倒不聽信麼。

還有一個惡人，在衆人前大言不慚，誇說自己不信地獄。衆人中有一個聽了不服，便開言道。先牛長篇大套，誇說不信地獄。但是世上君王，都有監牢，罰犯法的逆民。怎麼一個天主，一個萬王之王，倒沒有地獄，罰犯誠的惡人，這確是什麼道理，煩你詳解詳解。這個惡人語塞，一時回對不出。

凡人說沒有地獄的，如同強盜賊子，說沒有衙門牢獄的一般。比方人見一個強盜犯案，便嚇他道：你小心防着，人要拿你到衙門裏去，收拾你了。將來十年常監是穩的了。他罵道：混帳東西，誰告訴你有衙門，有牢獄呢。你可曉得，這都是哄人的話。正在罵的高興，一個差人走上前

來，把練子套在頸上，拉他到衙門裏去了。那不信地獄的人，將來也有一日，天主的義怒發了，把他下在地獄裏。到了那時，悔之無及，不得不然的，要認地獄是有的了。

那不信地獄的人，如同亞非里加的鷺鳥，這個鳥，生性糊塗，見了獵戶來追他，便把頭鑽入沙中，全身露在沙外。因為埋頭在內，不見一人一物，便自以爲妥當萬分了。豈知那獵戶，正好望着他，架鎗開機，照準了一鎗放去。澎的一聲，把他打倒了，他纔伸頭睜眼要逃走，已經來不及了。那世上罪人，也是這樣，一生埋頭在世俗之中，只顧眼前功名富貴，不顧身後永賞永罰。自信後世沒有地獄，所以並不畏懼，待壽限到了，死便臨頭。那時一嘗了地獄的苦味兒，纔知自己上擋，懊悔不及。這地獄的道理，先有天主親諭，還有理性可証，所以是一定不易的。雖

然那裂教把聖教道理革除刪改了多少，至於地獄一端，大概不敢輕動一動。一日兩個裂教人，勸一個聖教中婦人，入他們的教。婦人回道：「先生，你們果然另立了一個教，把齋期告解煉獄等，擅自改掉，可惜你們把地獄仍舊留着。你們若把這端道理也一筆鈎銷了，我便進你們的教。不然我怕地獄深恐和你們同教了，將來同下地獄。你們中果然也有一等肆無忌憚的，敢把地獄拋在胸後，然不過說不信地獄。究竟這一句話，不足把地獄鈎銷。因為你不信地獄，不是就沒有地獄了。又有兩個惡少年，進一個隱修房中。定睛一望，眼見四壁蕭條，見室中放着毛刺刺的棕衣棕墊，苦帶苦鞭，都是克苦之具。他們兩個冷笑一聲，問道：『這爲什麼用的？爲什麼你這樣自苦自己呢？』隱修人道：『是爲立些功勞，來得天堂之福的。』他們又微笑道：『倘死後一點兒沒有什麼，你

不是上擋麼。隱修人聽了，心裏很可憐他們，便藹然可親的回言道。倘死後有些什麼你們，不是比我更上擋麼。

在荷蘭國有一個少年人，本是老教友人家，因為看了多少不正經的書，看偏了心，竟把書中所言的件件當真。從此糊作妄爲，肆無忌憚，竟把信德都失了。家中人見如此不守本分，弄的個個垂頭喪氣，憂苦不堪。至於他的母親，更加悲傷。屢次掉淚苦勸，他竟全然不睬。一日母親勸他到一個修院裏去做避靜，他逆不過母親之命，便勉強去做。背着母親，便向旁人說我去是爲歇歇力，吃兩三日平安粥飯。多吃幾根卷子煙，解解厭。其餘閒時，打個盹兒罷了。那裏有心情去蹙着眉兒，用心避靜呢。到了避靜日期，果然進去，隨着衆人一同進堂念經聽道。但是不過如同應卯充數，同出同進，走走罷了。至於所講道理，自己却並不

留心。一次聽講地獄道理，聽了出來，仍回房裏，仍吃他的煙，不把道理放在心上。正在一呼一吸，吃的煙霧騰騰的時候，忽然心裏起了一個念頭。自向自己道，適纔所講地獄的道理，不知是否真實。倘所說是真的，是真有一個地獄的，明明是爲我的，將來我是逃不脫的了。至於沒有地獄的話，究竟我也不知，我又沒有一個真憑實據。不過我相恐怕沒有地獄，却不是着實的。然則我所依恃的，不過那恐怕兩個字兒。爲了這兩個字，妄想沒有地獄，便放肆作惡，害我自己，往永火裏去燒，我却犯不着。倘世上果有這樣糊塗大膽的人，只好隨他去糊塗罷了。我倒還有些主意哩，不敢去效法他。想了一會兒，便跪着祈求。天主的聖寵，便進他的心裏。從前的疑惑，一時盡釋，從此改過自新了。

又有一個故事。據說寫這故事的人，是個言而有信的話。說當時有兩



個同鄉少年人，都是大家子弟，所以也隱其名。現在暫借假名姓稱他們，一個叫做安熱納，一個叫做亞立山。兩個同在一個國家公學中攻書，是同窗契友。後來各人出了公學，各務各事去了。安熱納歸去治家，平日歡喜行些善事，所以進了聖味增爵濟貧會。每主日是挈着會友，分發哀矜。亞立山志切功名，投了營，作進身之計。後來果然升了都司。在營裏數年，十分荒唐，把信德也失了一日。告假還鄉到家後，便去會契友安熱納。兩個久別重逢，如同見了親人一般，便握手相慶。把別來的光景，叙談了多時。安熱納道：「我友，現在時候到了，恕弟暫時告別。」亞立山道：「要到那裏去？有什麼正經，少待片時，不打緊麼？」安熱納道：「即刻堂中行聖體降福禮，兄弟先去望降福，後來要和濟貧會友會議。」亞立山道：「安熱納，你到了這樣年紀，看來終是不改，還是這樣婆婆媽媽。」

的心腸。天堂地獄的話兒，都是人憑空捏造的異端謊話，切不可再信。安熱納道：這些信德道理，我和你從小一塊兒學習，都是有根有苗，千真萬確的。你如今怎麼就變了心，說這樣糊塗話。亞立山道：我已說了，這都是空中樓閣，憑人說說罷了。我如今再不上擋了。倘果然有地獄的，我今朝便願去親自嘗嘗。不然，你跟我來，大家歡歡喜喜的去看一臺戲罷，何苦去跪膝巴兒呢。安熱納見他說的如此無狀，便回道：這是憑你自主罷了，兄弟却不敢從命。但是小心防着呀，莫觸了天主的聖怒。安熱納勸了他一番，無如像似聾子一般，聽如不聽。沒奈何，只得暫時告別。就在這日夜裏，安熱納已經上床睡了，有人來打門喚醒他道：快請起來，快往亞立山那裏去。因爲人把他從戲場上擡回，已經不省人事，只是亂叫亂鬧。安熱納連忙披衣起來，拔關啓門，跟着來人奔到

亞立山床。見他在床上亂翻亂滾，口裏吐了一嘴的白沫，睜着雙目遊視衆人。一見了安熱納，大聲叫道：安熱納！你說有地獄，說的不差，果真有的，我要往那裏去了。我想如今已下地獄了，因爲那煩惱憂愁切齒痛恨，一時填滿心中，無法可治，這不是地獄之刑麼？安熱納把好話兒百般勸慰他，不但徒然，更使他狂罵狂叫，侮辱天主。到了末兒，忽然把臂上的肉咬了一口，連肉帶血向人噴去。把安熱納和他的母親及姊妹們，都噴了一臉。正在這般狂怒之時，頓時氣絕死了。他的母親，見兒子死的如此慘然可怕，心苦的漸漸成病死了。他的兩個姊妹，也都棄家修道，安熱納也離俗精修。兩家都是富貴雙全的，因爲要躲避地獄之苦，都把家業全全丟掉，甘心情願往修院裏苦修。

## 第七章 地獄之刑

聖經上要示人地獄之刑，往往說是極惡火刑。所以稱他爲硫磺火焰的池，或稱爲火焰之獄，或稱永火，或稱旺火之窯，窯火常燒不滅，這多名稱，終不離一火字。但這火不是世間凡火可比，其力無窮，實是天主公義所燃的火。可憐呀，倘有一日，你要在這樣永火之中，我問你如何受得？先知依撒亞說，你們中，誰能居住在這猛火之中，誰能受得這永火的焚燒。如今且講兩個故事，以徵地獄之火。

一千六百零四年，在布魯塞爾城裏，有一個地獄惡人出現。這件事是致命真福里蝦爾所述，據說他爲了這件事，纔進聖方濟各會修道。當時有亞特里英里來阿斯，把這故事收入自己所著書中。後來聖亞爾方騷利高烈也把這個故事載入自己所著的聖書中。照聖方濟各會

日記也記載這事。話說一千六百四年，在魯塞爾城裏，有兩個少年學生，不務讀書正業，只去尋花問柳，嫖賭逍遙。一夜搭伴同進一個妓院，過了多時，一齣先回寓處。到了房中，便解脫衣就寢。忽然記起日日習念的幾遍亞物瑪利亞，爲敬聖母的，未曾誦念。因爲那時身體疲倦，被睡魔逼迫，像似念不成功的了。雖然如此，仍自發奮跪着恭念，不敢或忽。待念完了，忙卽上牀睡了。正在熟睡時，忽聞打門，聲如擂鼓，及至睜眼一看，見房門依然如舊。却見他的窻友在牀前立着，形容大變，面貌醜惡。忙問道：你是誰？窻友回道：怎麼，難道你不認識我了麼？他道：認是認得的，不知爲何你變的如此醜惡，可怕的像魔鬼一般。窻友道：可憐我呀，天主已罰我下了地獄。他道：這什麼話呢？我却不懂。窻友道：我纔出妓院，便有一個魔鬼撲上身來，猛向頸脖上一把，將我扼死。現在我

的屍身，還在街上躺着。我的靈魂，已在地獄裏了。你該知道，你本該同我受一樣的罰。幸虧你先念了聖母經，得着聖母保佑，寬免了你。今日你若知善用我受罰的榜樣，和聖母的特恩，你真僥倖的很了。說畢，把胸裏衣服拉開，顯出滿懷裏烟火蓬蓬勃勃，毒蛇擁擠，可怕的很。一忽兒不見了。此時少年人，心中感激聖母保護之恩，一時淚落如雨，伏倒地上，拜謝聖母。正在躊躇以後當如何改弦易轍耳，忽聞院中晨鐘報曉，便知天主叫他到那裏去修道補贖一生之罪。待天一大明，便起身到修院裏去，見院長神父，求他收錄。院長知他一生不端，不敢答應。待他把夜間所遇之事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一遍，方始相信。同時便打發兩個修士，到所指的街上，察看實情。果見被罰的惡人，在那裏直殭殭的躺着，全身烏焦無異黑炭。兩人見事真實，立刻回來復命。

院長聽了，方准收錄，列入修士之數。他一進了會，便興工補贖，翻然大改，做眾修士的表率。後來這件奇事，傳揚各處，眾人聽了，都覺毛髮悚然，有多少人因此棄家修道。真福里蝦爾也因此驚醒，進了方濟各會。後到日本去傳教，致命升天。教化皇庇護第九位，把他列入真福之品。

話說一千五百九十年，美洲秘魯國，相近太平洋的海埠，里瑪地方，有一家教友。家主有三個丫頭，內中一個，名叫瑪爾，大約十六歲。初起到還熱心，後來漸漸冷淡，經言缺少，舉止輕狂，歡喜打扮賣俏。一日患起病來，病很沉重。主母就叫他領臨終聖事，以防不測。領時不但不顯熱心，且含笑告訴同伴道：我適纔告解了。但我的一生罪過，並未向神父說全。同伴聽了這話，大爲叱異，忙去告知主母。主母忙來再三勸導，

勸他再辦妥當告解。病人聽了半晌，似有悔改之心，便答應再告。告解後不多時，便嗚呼死了。說也希奇，剛纔氣絕，衆人便覺屍臭非凡，弄的人人叫臭，個個掩鼻。家主母命人忙卽入殮，也不敢停柩室中，立卽擡出，放在一個涼棚底下。那裏恰好有隻看家防夜的狗子臥着，一聞屍臭，初起不過猜猜吠哭，一忽兒便狂叫不停，如同挨了打，見了什麼鬼怪的一般。家主母明知有些古怪，忙命出材掩埋。埋葬之後，照本處風俗，晚上在露天用膳。席間，忽然一塊石頭從空墮下，打的臺桌激動，以致席上杯盤跳躍，到底一隻不碎。那夜一個丫頭向本和瑪爾大同房的，仍往這房裏去住宿。睡至半夜，忽聞房中作響，臺桌椅櫈和牀褥平地，都搖撼不止，如同地震一般。次日夜間，他便不敢往這房裏去睡，主母命別個丫頭去睡。夜間一樣作響，可怕的很。於是第三夜，命兩個丫



頭同宿，在這房裏，互相陪伴，壯些膽氣，以便驗明這事的究竟，看是什麼東西在作怪。這夜兩個丫頭，一齊醒着等候，看有什麼動靜。忽然已死的瑪爾大出見，眼見他全身着火，形容醜惡不堪。又聽他說道，我奉天主命，特來告訴你們知道，我今受判罰下地獄，因為犯了多少邪淫之罪，這罪到死沒有告解。雖然兩次告解，到底都是冒告。煩你們把我的話，傳給衆人知道，教他們看了我這樣害靈惹禍，罰下地獄，以後他們便知警戒了。以上所講故事，是耶穌會神父瑪爾定代爾利奧所述。本會日記上，也記載了這事。

所說地獄的火，是實實在在的，猶如世上的火，一樣可以焚燒，不過其功是無窮的。聖奧斯定說地獄裏焚燒惡人的，和煉獄裏磨煉善人的，是一樣的火。照聖人的意思，地獄的火，是實實在在的，不是有名無實。

的。但看舍貝爾書中所述故事，便知道了。他道，一千八百七十年，西歷四月間，我在意國利烏地方，那裏有一個方濟各會女修院，我到那裏去謁見女院長。他引我去看一個烏黑手印。這個手印，是印在一扇門板上的。我也伸手摸過，果然是一個烙焦的手印。看了之後，那個女院長爲我述這事的緣起道：一千八百五十九年，西歷十一月初四日，我們院裏有一個修女，忽然中風而死。名字叫德肋撒者斯人，是高爾斯地方人，生於一千七百九十七年，於一千八百二十六年，西二月間進會，常在院中管理初學修女，兼管修女衣服。死後十二日，西十一月初六，女院長命修女亞納費里西斯代理一切。一日他上樓到衣服房裏去，找什麼東西。將要進房門，門外便聽有人在房裏嘆氣。雖然起初有些怕懼，倒底仍舊闖進房門。四周一瞧，明見沒有什麼人在內，然而

嘆氣之聲，更加聽的清明，他便嚇的昏暈去了，口中連呼耶穌瑪利亞聖名，同時耳中又聞說。噢，吾天主，我受苦的很。亞納此時明認是已亡修女德肋撒的聲音，又見房中滿屋都是濃烟，烟中德肋撒現形。上前走到門口，大聲說道，這是天主仁慈之證，命我出見。說了這話，伸手向門板上一擊，門板上便印個右手烏黑的形迹，一忽兒德肋撒便斂形收迹不見了。修女亞納此時嚇的已像牛死的人，便大聲叫喚。當時有一個修女，聞聲便跑來看視，後來一個多似一個，以致合院修女，都奔到那裏，都覺一股烏焦氣味。亞納修女便把適纔所見，告知衆修女。衆修女近門上細細察看，果見手印。明知是德肋撒的手，因為他的手比衆小些。衆修女見了，都是害怕的很，都跑到堂裏去，爲已亡德肋撒念經求天主，并代做補贖。明日早晨，都爲他領聖體。這個奇事，一忽兒工

夫，通城都傳遍。合城多少修士修女，都爲德肋撒代求天主，赦免煉獄之苦。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晚上，亞納修女進房去睡，同時見有一個光球，見在他跟前。此時房中光明，如同白晝，又聽德肋撒歡聲說道：我在瞻禮六耶穌受難日死的，今兒升天堂享福，也是瞻禮六。你們在世，該當勇往直前，背負十字架，并忍貧窮之苦。末後與衆人作別道，請了，後會有期。說畢，光球變了一朵淡雲，光明無比，冉冉上升，一忽兒不見了。城內的主教和通城的官長，知道這事，便會同了，一齊往德肋撒墳墓上去，命人發塚開棺，驗他的手，看和門上的烏黑手印，對與不對。細驗之後，果見死女之手掌和手印，兩兩相對，若合符節。於是本城主教，便命把藏衣房封鎖，以示敬畏，以傳後世。煉獄的火，猶且如此，何況地獄的火呢。

又聖伯多祿達彌盎講一個故事道，有一個富人，生平驕奢淫逸，不守教規。雖有熱心教友，屢次勸他回頭。不然，怕遭天主教義怒，將來不免如聖經上所說的富人，受一樣的罰。他竟兩隻手塞了耳朵，如同沒有聽見的一般。一日果然害病死了。當時有一位隱修士，受了天主的默照，見這富人，落在一個火池裏。那個火池，大的如同海洋一般。他在火中狂叫，拚命的亂翻亂滾，望想扒到火池邊上，可以上岸脫身。豈知火池邊上，四周都是毒蛇惡鬼守着，不許一人近岸，把他一逕推入中央。尼各老代尼斯講地獄之火的利害，是世上人意想不到的。倘有人把普天下的樹林，都砍了下來，疊成一個極大的柴山。又點一把火燒起來，待柴山全着了火。這個火力火勢，你想大的怎麼樣，可是大的沒話說。說了麼。然而，把這火一比地獄之火，也算不得一點火星兒。

文傷代白胃做了一部史書，在二十五卷上，講一個故事道。天主降生一千九十年，有兩個狂惡少年，大家相約道：我們兩個誰先去世，死後當回來告訴別個，去世的光景何如。這個相約的話，說的當玩耍的，還是真心實意的，我不得而知。但知不久一個果然死了，天主命他發顯出來，去見那個未死的少年。那少年見他臉上顯的愁苦萬分，形容醜惡，渾身發燒發汗，如同打皮寒的一般。一會兒他伸手抹額上的汗，把一點灑在未死朋友的臂上，說道：你看這點是地獄裏的汗，今後到死，你該常常留着這汗的記號。說也希奇，這一點汗竟深入骨髓，把臂燒了一洞。百般醫治，終不能好。這人頓時覺的痛苦非凡，以後便棄俗精修，進了一個修院，再不敢在紅塵中打渾了。

克呂尼修院的院長，聖名伯多祿，已登可敬者之品，曾講一個故事道：

有一個婦人怙惡不遷，病重將死，旁人善勸，都不肯聽。沒奈何，只得爲他哀求天主垂憐。當時渾身發燒，燒的面紅耳熱，汗雨通流。大叫口渴，要啗涼水。正在狂叫的時候，天主憐念衆人的祈求，便許兩個魔鬼出現，驚醒他一番。但見一個魔鬼，手中拿着一個杯子，杯內盛着的是水。便把一滴水，灑在病人手上道：「這是涼水。」地獄裏的人，都把這水解渴。待水一着了手，頓時把肉和骨燒盡，燒了一個透明的窟窿。旁人見了，都大驚失色。同時病人痛的滿牀翻滾，說不出話來。你看這是地獄的涼水，尙且燒的如此利害。若是地獄的滾水，或硫磺、焰硝等質，燒的如何利害呢？可有言語形容麼？

一千八百七十三年，在紐約城裏巴阿農地方，百獸園中失了火，這個園裏喂養各種野獸，獅、象、虎、豹、熊、狐、猴、鹿，無一不備，都關在鐵籠子裏。

散放着。話說那日失火，風緊天燥，火勢極大，各處延燒開去。雖火夫水龍，拚命灌救，終不濟事，把鐵籠柵子燒的紅而又白。那些獅熊虎豹，被火逼燒，都想躍出籠外，猛將全身一躍，向鐵柵撲去。無如火燄蓬勃而來，鐵籠又堅，不但不能破籠而出，因用勢太猛，反而跌倒。跌倒在地，一忽兒又躍將起來，把頭向鐵柵上亂衝，衝的頭破血出。煙燄之中，眼見眾獸亂奔亂跳，在籠中旋轉。耳中聞眾獸咆哮狂叫。同時滿園中房屋倒塌之聲，火燒碎裂之聲，風號獅吼之聲，震天動地，這真是地獄惡人的小像。但是大有分別，因為在這園中，煙火有息滅的時候，狂風有平靜的時候，百物有燒盡的時候，野獸有燒死的時候。等不多時，待一總都烟消火滅了，便寂靜無聲了。至於地獄不是這樣，火不息，人不死。雖然燒至萬年萬萬年，還如同初起一般無二。比方在這鐵籠裏的，不是



野獸，都是活人。這些人的身子堅實的很，比鐵還堅硬些，所以終燒不死，這纔有些像地獄了。然而這是比方相像的話，還不是地獄。

一千八百八十一年，西歷二月十八瞻禮六，在慕尼克城中，有一班輕薄少年，都是畫家。大家商量了扮戲惹人笑，有的扮作修道人，有的扮作司鐸，有的扮作朝拜聖地的教友，手裏拿着大串念珠，假作念經模樣。還有別的扮作亞美利加海濱，一種食生魚的野人，身上披着麻殼簑衣，此物最易惹火。正在大家得意揚揚的，在臺上跳舞，其中有一個引火吸煙。一不小心，簑衣着火。那個着了火的，急的手足無措，搶步奔往別人跟前，求人救應。那一個還未動手，自己身上先着了火。於是別的都跑來搶救，人聚在一堆了，火便彼此傳燃。一時之間，通班扮戲的人，身上都着了火。燒的如同十幾個大火把，滿臺亂跑。有的倒在角兒

裏，有的在臺中打滾，有的和別人絞作一團。旁觀的人不能施救，只聽他們亂呼亂叫罷了。一忽兒工夫，已經燒死三個，燒的焦頭爛額。十個不多時也就燒死了。十三個擡往病院裏去醫治，內中一個名字叫若瑟斯克末爾時的，死的最苦。當時的人見這些人慘死，都信是天主的顯罰。是他們扮戲侮人，禍是自己惹來的。火裏這樣燒死，也是地獄的小像。不過有兩個分別，第一個是這樣火燒的苦，比地獄火燒的苦，輕的不及萬分之一。第二個是這個火燒的苦，燒死了，苦便完了。至於地獄的火，永遠燒不完的。可知世上不論什麼苦，都比不上地獄的苦，爲什麼世人都怕世苦，倒不怕地獄的苦呢。

一千八百八十一年，西歷三月二十四日，尼斯城裏一個大戲館，偶然失火。通城的人，大受驚惶。話說這個戲館，門極窄狹，出進不便。人多了

便擁擠不堪。定於三月廿四日開臺夜演，先把班名戲目，各處張貼。人見戲目新奇，班子有名，都來觀看，比常時入增數倍。第一齣，方纔開場，不過數分鐘，臺上電燈嘴子炸裂，電火往外直衝。一忽兒，全臺盡着。眾人見了，大呼救火，救火。同時電燈嘴子，一連又炸裂了幾個，於是火勢更大。臺下眾人，都嚇的魂不附體。但見滿臺烟焰蓬蓬勃勃，烟焰之中，彷彿有幾個戲子，東奔西竄，尋個出路。場上眾人見勢不佳，都想脫身逃命，都向遊廊那邊，螺旋旋梯直撞下去。因爲人多勢猛，都要奪路爭先，在前的來不及舉步，都被衝倒。凡婦女幼童柔弱之輩，都被人腳下踐踏。一霎時梯子塞滿，上不能下，下不能上，擠在一堆，大呼小叫。耳邊但聞叫苦連天，哭聲震地。待水龍，火夫，營兵，團勇，灌救多時，火勢稍退，纔能進入戲園之內。驚見死屍積了一大堆，有的焦頭爛額，已經半死。

有的燒成灰燼。有的燒的烏焦，如同黑炭。有的身體完全，被人壓死。有的彼此雙手拉住，酷似爭奪扭打的一般。個個張口睜眼，容顏醜惡，苦的不可言狀。方知那時觀劇者，無論男女老少，各要爭先逃命。一時擁擠不開，填塞了門戶。一面因被火逼燒，一面因進退不得，擠在一處死了。明日一早三點鐘模樣，在聖方濟各保祿堂中，已經排着六十三具屍首。他們的身體，都是一半兒燒腐，一半兒完好的。你想他們氣絕斷命的時候，如何痛苦。然而在地獄火中，也是密不通風，沒有一線之路，可以逃生的。在那裏也有臨終之苦，其苦更加利害，不能一死了却其苦。我想那些燒死的人，必然沒有預備死的，因為戲館不是預備善死之處。那個戲場爲他們，真稱爲地獄之門。倘他們先就知道這個戲館要失火，必不能逃生，斷不肯爲一時悅目，自去招災惹禍，自去尋死的。

然則你們愛世俗的人，明知地獄火燒之苦，還不改過自新，還敢爲一時肉情之樂，在地獄門口亂跑麼。

一千八百八十一年，西歷十二月初八日，維也納城裏，有個戲館，名字叫林對亞對的，也失了火。話說這日也是夜演，所演的戲，是伯爵勿孟四分巴克故事。是初次扮演，以前別人沒有演過的，因此看戲的人很多，都是先時早到，怕遲了座位早被別人佔去，當時已聚了一千五百餘人。待至晚上七下鐘，將要開演，忽然人報火驚。同時烟燄蓬勃，各處延燒，把看戲的人，全全裹在核心裏。一煞眼時，人聲大作，叫喊連天。在上層的看客，一齊擠至窗前，投身下去，跌的頭破血出，足折手斷。竟至跌成齏粉，性命不保。其餘在下層的，因爲人人爭先奪路，把遊廊門戶填塞的密不通風。有的被別人踏死的，有的被樑木倒下打死的。那

裏在垓心裏的，被火圍燒，燒的變成灰燼，其中也有一大堆死屍，沒有全燒的。仔細一看，都是彼此紐緊，或雙手抱住，絞作一團。可知他們死時，不但火燒，且相爭鬪，如地獄惡人一般。這個戲館失火的光景，果然有些像地獄。然而大有分別，因為燒戲館的火，有息的時候，那地獄的火，是永遠不息的。陷地獄的人，是永遠燒不死的。因這戲臺失火之禍，有心人訪查西國戲臺失火的，在一百年間，統計有數百餘處。這是天主上智，明訓人看戲不是好事。所以聖教神長，屢次禁戒教友去看戲。因為近代戲中，多有淫穢之事，害人心術。以致子弟看了，慾火中燒，放肆作惡，將來免不了下地獄，永遠被火焚燒。

這裏要徵地獄中人所受苦刑，不說親受的，如何痛苦。只說旁觀的，已覺其苦，難以言狀。話說聖女瑪加利大瑪利亞，在他的傳上，自述道：有

一個同會修女死後見形，自說在煉獄裏受苦，求他拯救，這位修女向聖女道：請你看看我所睡的床，在這床上所受的苦，我聽說請看，便垂眼細看。但見全牀盡是火焰，牀上有無數尖銳鐵刺，深透骨肉，不覺嚇的胆戰心驚。那個出見的修女又道：不但如此，我還覺心如刀割，這苦是爲我在生時，心中怨恨了長上。舌被蛆虫咬噬，這是爲我不守默靜之規，多說傷情的話。但這些多少苦，把來比那天主另賜我覺的一種苦，萬萬比不上。那種苦雖然所覺不多時，却苦的了不得了。聖女要知道究竟是什麼苦，便問是什麼苦呢。他答道：當時天主賜我見一個陷地獄的人，這個人是我的親戚。我不過一見他的面，便覺的非常驚怕，痛苦萬分。這個苦楚的光景，世上的舌，是說不出來的。

寫聖女呂忒味納傳的人，名叫須里迂斯，他寫道：一日聖女在默禱時，

天主賜他見一個深池，池四週栽着鮮花。他垂眼俯視池中，便嚇的全身抖戰，驚出一身汗來。因爲狂呼亂叫之聲，天崩地裂之聲，都從這池中發出。當時天神向他道：「這是地獄惡人久居之處，適纔不過耳聞其聲，如今還要眼見其刑。」此時我想不過耳聞，已經怕的手足無措，若是眼見，如何受得呢？

倘地獄裏惡人所受之苦，只是擠在一處，終不能翻身移動，這個苦已經苦的當不起了。然而地獄之苦，不但如此。話說聖女在生時，有一個富貴人，一生無惡不作，明知這樣做去，難免落地獄。要免落地獄，終須改過，做些補贖。一說起補贖兩字，他便怕的了不得。一日想着請人代做補贖，便去求聖女，代他做補贖。聖女回說：「這個可以使得。自後我便把一切苦工獻於天主，都是爲你，但是你也該做些補贖。」他說做什麼



呢。聖女說，不必去減食少餐，不必穿苦衣束苦帶，只須今夜上牀去睡，直至天明，不許翻身伸腰，動彈一下。富人聽了這話，便道：這還便易。我便去做是了。但求你替我做些重重的補贖。聖女道：你既許了，便該去做。我也決不食言。說畢，富人便告辭去了。待至晚間，便上床去睡，定志一夜安眠，不伸不縮，所以先安排一切，把被服枕頭等物，先鋪的平平正正。把着肉的短衫小衣，都拉的平直，並沒有一點縐紋。不使臥的時候，身體不安。諸色弄的妥貼了，滿望可以一夜安睡不動。豈知睡還沒有二刻工夫，覺的身上不安，微覺疥癢。要想伸手去抓，忽然記起和聖女所約，不敢伸手動彈。忍至一點鐘之久，覺的實在難當。同時自己尋思道：但只一夜睡在一張上蓋下墊煖軟的床上，一些痛苦全無，尙且如此難當。若是睡在地獄裏火床上，不止一夜，待至永遠，將來如何受

得。如今我爲免永獄之苦刑，不肯做些補贖，是何等瘋狂。於是便翻然改過，興工補贖。

童貞聖女克利斯底納，別名奇女，生於一千一百五十年，聖忒耶地方。死後復活，又活了四十二年，受盡千百苦難，爲代煉靈補贖，爲求罪人改過。話說這位聖女，幼壯之年，潔淨的並無半點罪痕惡跡。生平謙遜忍耐，苦身克己，修德立功。直到三十二歲，在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去世，人把他屍身擡至聖母堂中，爲他做追思彌撒。照那時的風氣，死人入殮後，棺蓋揭開不釘。信友來堂望彌撒的，多的不知其數。待彌撒到領聖體前，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，死人從棺中坐起。一會兒，但見棺中聖女輕如飛鳥，高舉於堂頂之中，安然坐於高處堂簷口上。眾人見了，都嚇的大驚失色，一堂的人逃的止剩二人，一個是克利斯底納的妹子，

一個是行祭的司鐸，潑肋彭多瑪斯。適然撤祭下臺，聞知這個奇事，忙命克利斯底納下來。他便聽命，慢慢降下，落在平地。如同一葉之輕，不覺其重，安然走到他姊姊跟前，一同回到自己家裏。在那裏有親戚朋友，問他一個究竟。他道我纔氣絕，靈魂一出了竅，便見有一隊天神，把我圍着。引我到一個黑暗可怕的處所，有無數靈魂在那裏，受奇刑劇苦。苦的了不得，是口舌說不來的，描不出的。無數人中，見有幾個是我在生認得的，我見他們如此受苦，心中萬分不忍。忙問引我的天神道，這是什麼處所，難道就是地獄麼。天神回道，這是煉獄。天神說了這話，又指我看地獄惡人所受苦刑，其中我也認得幾個。後來天神送我到天堂上天主面前，天主藹然可親的接我。同時我覺的滿心歡喜，我想從此可以不離眞福天主的聖面了。天主知我的所願，向我道。我女，你

想的不差，你將和我同居一處。但是我今且任你揀選，或現在就享永福。或仍回世間，靈魂再進肉身，再受世苦，爲救煉獄靈魂，爲助罪人改過，並助在生之人，修成聖德。但這些苦，終不能傷你肉身。將來我定的時候一到，便叫你來享天堂之福，你心下如何。我此時心中毫無疑貳，便揀愛人一邊，情願仍回世間，爲人受苦。天主深爲嘉許，命天神把我領回世界上去。聖女又向眾親友道，從此以後，在我身上，你們要見多少奇行異跡，這都是天主的聖工。諸事任憑天主安排，天主自有深意。我們雖然不得而知，但總是十分可敬的很。從此以後，克利斯底納的行事，果然和死前大變，像似一個有肉身的煉獄靈魂出現。數十年在世的行事，都是奇妙難言，苦楚萬分。平時常常隱居曠野，不和眾人往來，朝朝望彌撒，有時也領聖體。彌撒後便逃入樹林中，或避居荒郊野

地，在那裏晝夜不停的祈求天主。一身輕快無比，從此到彼，如電光一閃。有時高舉到樹巔，或堂頂塔尖。有時行路人，見他停在樹枝之上。若有人近前去，便飛去不見了。沒有棲身之屋，常常露宿在外。如同林中之鳥，不避風霜雨雪，不顧冬寒夏熱。衣裳雖然端正，然而破舊，非凡，如同畜牲一般。沿路拾食，不問好歹。見了火，便把自己手足焚燒，或全身入火，爲時很久。見了火窖火爐，便相機投入。見了鍋中沸水，便自浸在內。冬間夜裏，河水冰凍，他便坐在冰中。山澗之中有水磨，水衝磨輪，輪便飛速旋轉，他見了，便兩手抓住輪頁。隨着輪勢，在水中旋轉，以苦自己。有時引羣犬來咬，咬的全身傷損。有時在荊棘中打滾，頭面刺傷出血。說也希奇，雖然如此尋險傷身，待身一出險，却不見半點傷痕，身體依然完好。這是天主所許果然應驗。四十二年間，眼見他這樣苦行的

無數教友，都觀感的很，都去學他苦身克己，不敢貪安了。當時的大罪人，也有無數改過自新的。到了一千二百二十四年，天主的定時已到，便升天享福去了。當時的善人和罪人，見他如此吃苦，都驚怕不止，不敢貪安，不敢作惡了。然而把聖女所受之苦，一比地獄惡人所受之苦，還差的遠哩。你若信地獄，自後該如何做。

日本國長崎相近，有一個山。山巔很高，分爲三峰，酷像似雞冠的樣。山峰的凹子裏，天然成了一個深谷。那個谷深險異常，往下望去，令人驚出一身汗來。谷底湧出泥水湯泉，又冒烟噴火，直射空中。一時臭氣觸鼻難聞。近處人民，都稱這谷爲地獄的門。野獸見了，也急忙躲避。空中飛鳥，不敢在上徊翔。雖然飛的很高，若是適當其衝，不免觸毒墮落。那時有一個格西瑪巴拉國的虐王，名字叫做蓬貢道諾，難爲聖教，把教

友投入這個深谷之中。你想想他們投入裏頭，是何痛苦。到底這個虐王，還不肯讓他們一死了這痛苦。命人守着，若見他們氣將絕了，忙卽拉他們起來，待得一些清氣，便漸漸甦醒。但是全身已經紅腫污爛，皮肉零落，早已沒有人形了。雖然奄奄一息，尙存身內，活總活不成的了。那些惡人把那將死沒死的教友，拋在荒山上，都被鳥啄狼吞，漸漸磨死。你想這般苦刑，可以比得地獄苦刑了。豈知還不過是一個影兒。纔說的這個虐王，又尋出一個極惡的法兒，難爲教友。話說一日衙役們，又引了七個教友來，這些教友，勇敢非凡，視死如歸。走入宮門，都是笑容可掬，都說歡喜致命。虐王一聽他們的話，便怒不可當。立命預備七座十字架，挖了七個坑，把十字架豎在坑裏，把他們掛在架上。又命把他們的四體百肢，務要鋸的深入皮肉筋骨。鋸了之後，把鹽撒在傷處。

這個刑罰，拖延日子，一連受了五日。又怕他們就死，命醫生給他們吃補力之藥，強他們苟延殘喘，受盡千般磨難。你想這個刑罰，方纔算得地獄苦中之一了，豈知還不是哩。

降生後一千六百年，加爾文異端黨在荷蘭國作亂。黨人在滿斯忒里克地方，找到了幾位耶穌會司鐸。立志要在他們身上用盡極刑，以洩其憤恨真教之心。初起先加萬般凌辱，又打造了多少大小鐵環。環內外四週，裝了多少小刀，刀頭尖利。把大環套在他們頭上，小環箍在手臂腿膀之上。這樣安排了，強他們坐在一個滿插鐵釘的檯上，使他們動彈不得，一動便痛入骨髓。末後用微火慢慢薰燒，直燒至死。倘他們怕刀刺不動，便四面有火燒之痛難當。怕火動彈，便全身有刀割之傷難忍。你想這苦如何利害，諒來可比地獄苦刑了，豈知不過是影兒。



史記上載古時有三個虐王，第一個名字叫做滿然那，他把犯人綁縛在死屍身上，儘他一同爛死。第二個名字叫做亞格西要倫，他把犯人活葬在一個地穴裏，那裏都是死屍，早已污爛，臭惡難聞，一個活人在死屍堆裏，如何害怕，如何過活。所以犯人都求速死，奈何虐王不許。一個一個用繩索吊下地穴，數日方死。第三個名字叫做法辣里斯，他把犯人推入銅鑄的一隻牛腹裏，後在銅牛四週，點起火來，把這犯人活活的漸漸炙死。這三樣虐刑，都是很可怕的。但是把來一比地獄虐刑，影兒也不像哩。

照羅瑪律法，凡人民殺親父的，該當把他裝在麻袋裏，袋中滿盛毒蛇，一齊拋入海中淹死，這個苦刑，也算利害的很了。然而把他一比地獄，也不過是一個影兒。

從前有一個人道，四耶士國的小王，名字叫奇耀末，被人刺死。爲罰那個刺客，人把鐵棍打爛了他的身子，把尖銳鐵刺插入肉中，用慢火漸漸薰燒。在將死未死之前，把燒紅的鐵，燒斷他的兩手，把他的四肢，用馬拉分四段。你看一個凌辱君主的罪犯，受如此刑罰。若是一個人凌辱萬王之王，將來在地獄裏該受何罰呢。

史冊上記載一個荒淫無度的惡王，名字叫日囊，在降生後四百九十一年，四月初九夜裏，大排筵宴，嗑的酪丁大醉。旁人偷把他埋入王墳石塚裏頭，眾人便一哄而散。豈知過不多時，他又醒了轉來，使大聲叫喚，無奈沒人答應。他雖兩眼雙睜，却睜不見什麼。手足觸處，四面却是石牆鐵門，封鎖的牢不可破。明知活埋在塚中，和死人爲伍了。一時怒氣衝天，懊悔不及。着急了，便拳打腳跌，奮力的把頭撞去，頭顱撞破。

腦漿迸裂。後來有人開看，果見王屍頭破腦裂，可知他死的慘然。一個小王活埋在塚中，那裏沒有火燒，不受劇刑，已經苦不堪言。難道一個惡人，活下在地獄裏，受千般磨難，要死不能死，也不過苦的如此麼。請你細細想想，地獄是收藏前古後今，普世醒齷的一個大糞池，在那裏除了種種罪惡的污穢，還有無數污爛的臭氣。比方你進一個難民廠裏，廠中滿地都是難民。有的生病的，有的生瘡的，膿血淋漓，無人醫治。有的飢餓半死的，有的已死的，出蛆出蟲，沒有人抬去掩埋。那一種穢氣，你想如何利害。聖文都辣說，倘把一個地獄中人的身子，放在世界上，他發的臭氣，臭的普世沒有人能住。如同一座屋子裏，放了一個污爛的屍首，臭的一屋的人不能居住。

法國里昂地方，有一個人，偶然進到一個坑裏。在那裏有一個屍首，是

新理的。他方纔進去，便覺一股臭氣，往外直衝，一時氣壓，倒在那裏死了。

名人須耳畢斯舍謂肋，在聖瑪爾定主教的傳上，講一件事。話說這位主教是法國都爾地方本主教，一日魔鬼借人形顯見，如同王者的裝飾。頭戴金花冠，身穿大紅袍，自稱爲榮光之王，基利斯督，天主聖子。聖瑪爾定主教明知魔鬼把人世虛假光榮誘他，便嚴嚴的斥退。那驕傲的魔鬼，也知被聖人識破惡謀，便忽兒不見了。但爲報聖人的讐，就在聖人房裏大發臭氣。嗣後聖人終不能在這房裏住，必須遷居別處。聖依納爵在生的時候，耶穌會修士在老來忒聖母堂左近地方，造座修院，以便行救人靈魂的種種事功。魔鬼見了，大不喜歡，便用計難爲院裏的修士。天主也許魔鬼去囉唆，爲加增修士的功德。魔鬼既得

了天主允准，便大爲放肆，虐待修士，有時顯妖形怪像恐嚇他們，有時毒打他們，有時誘他們出會還俗。內中有一位修士，識破魔鬼的狡計，嚴嚴的斥退。魔鬼那時雖然不能不退，到底臨走的時候，向這位修士道：「呀，我的好意好心，你却不喜歡聽。如今我要吹一口臭氣，看你喜歡不喜歡。」說了這話，便大張鬼口，向修士臉上吹去。這口臭氣，如此利害，那個修士幾乎氣塞暈倒。這個房間充滿臭氣，多日不能住入。地獄裏還有一個可怕的苦刑，就是和魔鬼惡人作伴，永遠同居共處。現在有多少教友大步走地獄的路，明知不久要下地獄，還自己安慰自己道：「在地獄裏不但我一個人，同我受苦的多的很哩。可憐這個糊塗想頭，終究不能自慰。因爲世上犯人邊遠充軍，終身手梏足鍊，不能自由自在。若是見有多少犯人和他一般受苦，心中果然覺的有些安慰。但是

地獄裏的惡人，不是這樣。因爲這多惡人，沒有一些兒好心。各人是各人的行刑劊子，大家相害相殘，沒有半點兒饒讓憐惜的心。聖多瑪斯說，在地獄裏受苦的惡人，不但不能相助相慰，反而使他們大家苦的更覺難當。在世界上算爲至交朋友的，在地獄裏，却是最可惡的讐人。寧願和虎豹獅熊同住一洞，不願和親人兄弟同居地獄。

你要曉得，那個在世上享盡富貴之福的，將來在地獄裏，要受何等貧乏之苦，只看聖經上耶穌所講的那個財主惡人，便知道了。話說這個富人，在生所吃的東西，都是美味。所用的器皿，都是金銀。所穿的衣服，都是綢緞。一日下了地獄，受盡千般磨難，飢渴萬分。從前在生時，遇着的一個貧窮乞丐辣匝祿向他求乞，雖然他桌子上遺下粒屑，也不肯給他。如今自己下了地獄，也向那個窮人求乞。所求的雖然不過是指

頭上一點水，可憐也不能到手。所以路加經第六章，第二十五節，耶穌說的好。他說可憐呀，你們富貴人，因為你們已經受用過了。可憐呀，你們現在已經肚飽的，將來要受肚飢了。

聖女德肋撒說，在地獄裏毫無亮光，所有的不過是黑暗。說也希奇，雖然無光無亮，倒底那人所最怕見的東西，偏倒常在眼前，不能不見。這些可怕東西之中，最苦地獄惡人的，就是魔鬼。因為魔鬼在那裏，把自己的怪狀惡形，窮凶極惡，全然顯出。聖伯爾納多曾講一個修士，一人靜坐在自己房裏，忽兒大聲極叫。眾修士聞聲，一齊跑到房中，看是什麼。但見這位修士，已經不省人事。口中狂罵自己進會的日期，深為懊悔。眾修士聽了這話，都十分詫異，不懂其中緣故，便問他爲了什麼這般糊說呢。又把天主仁慈提醒他，勸他該大大的依靠天主，不該說這

無理的話。過了一忽兒，漸漸平服了。便道我進會的日期，真是我的福日，不該罵的。但是你們不知道，爲何我一時弄的如此神昏志亂，以致糊言亂說，如此不堪。因爲適纔有兩個魔鬼見形，他們的狀貌如何猙獰，形容如何醜惡，我是說不出來的。不過一見了，我便昏迷去了，所以我情願受盡世上千百苦難，不願再見魔鬼了。

一日有一位大德的神父，替一個負魔人驅逐魔鬼。神父問魔鬼道，你在地獄裏受什麼苦。魔鬼答應道，受永遠燒，遭永遠禍，懷永遠怒，永遠失望，終不能見造我的父。神父道，你若要見他一面，肯做什麼。魔鬼道，若能見他一面，情願再加我萬年之苦。然而這不過是空望罷了，那有這個福氣。今而後如同從前一樣，常常受苦，終不能見他的面了。還有一個負魔人，請神父替他驅魔。在驅魔時，神父問魔鬼道，你在地



獄裏受苦萬狀，這是我們都知道的。但是萬苦之中，何苦最大呢。魔鬼哀聲答道，最苦的是常常，常常，終勿，終勿，這是說常常受苦，終勿停苦，卽永遠之意。

一日有一個大德的人，默想地獄永刑。正把常常苦，終勿停兩句話，再四推想，大爲駭異。想這個無限之苦，如何和天主仁慈相稱。正在疑惑此事，便向天主道。吾主，罪人本不敢妄斷是非，諸事全憑天主上智裁奪。但於公義一端，怕威嚴的過分了麼。天主答他道，我問你罪是什麼，你可懂的明白麼。你可曉得，犯罪是向天主說，我不服事你。你命我的規誡，我偏輕棄不守。你把刑罰威嚇我，我偏不怕。那個大德的人道，罪人原曉得犯罪是輕慢主。天主道，既如此，你可把這個輕慢天主的罪，如何大，如何重，先自權一權。此人道，吾主，此罪其大無窮，因爲是冒犯

無窮的天主。天主道，然則此罪該受無窮之罰。但是不能把無窮之苦，一時罰他。所以我的公義，罰他永遠受苦。無窮無期。雖然罪人在地獄中，也知道天主的公義。他們在火焰之中，也不免大聲高呼道，天主你是至公的，你的判斷是至義的。

聖達瑪瑟諾講聖王若瑟發在生時，一日魔鬼併力誘惑他，犯一個大罪，聖人竭力斥退。無如一時退不下去，便苦求天主可憐。天主允他的祈求，忽然心神超拔，像似天主引他到一個地方。那裏黑暗異常，有種種奇怪可怕的形像。并有一個深池，池中充滿硫磺，燄燄硝烟火等物，火燄蓬蓬勃勃。火燄之中，有無數惡人，在那裏受燒。他們受苦不過，都在大呼小叫，叫苦連天。忽然有一個天主的聲音，向他道，這裏是罰罪之處。在這裏受苦的，都是爲一時之快活，受這永遠的刑罰。聖若瑟發見

了這個地方，從此心堅意執，不肯犯罪。不論有什麼誘惑，都能隨時拒絕。聖多瑪斯說，地獄惡人最懊悔的，是爲了片時之樂，受無窮之罰。不然要享永福之樂，是很容易的。

從前若納大斯，吃了些蜂蜜，逆了父王撒五耳的命，便判死刑。在這難中懊悔嘆道，我不過嘗了些蜂蜜，便該受死。如今地獄惡人的懊悔，還比若納大斯利害的無比哩。因爲不過享了些暫時之樂，便遭了永遠之刑。

利西瑪客王被斯濟忒斯人圍困，敵人把泉源塞斷，弄的滴水都沒有。王口渴不過，便開城投降，乞涼水嗑。敵人免他一死，便把一杯涼水送上。他嗑了這杯水，他嘆口氣道。一杯涼水，一嗑便盡。但是爲了這杯水，却失了我的王權，丟了我的王位。如今地獄惡人，也是這般長嘆道。

罪惡的快活，一得就失。但是爲了這一些快活，却失了我的永福。

一日厄撒阿打獵回來，肚飢力乏。見兄弟亞各伯在煮荳羹，便把自己長子名分，賣給兄弟，換一碗荳羹吃。古經上說，厄撒阿又吃又噓，吃了饅頭和荳羹，便安然去了。雖然長子的名分已經賣去，他却不在於心。但待分家的日期到了，兄弟得了大分，自己所得無多，便大怒大叫起來。然則地獄裏惡人，見自己爲了些肉情之樂，比一碗荳羹還不如的。如今却失了天福的名分，又遭了永遠苦刑。將來如何咆哮狂怒，懊悔不停呢。

先知日肋米亞把將來之罰，預先告訴如達王塞代濟亞斯道，我遵天主的命，告訴你聽。天主說，你若遵守我命，你將安坐王位。你若不遵我命，把我的命踐之足下，我將把你交於巴彼爾王之手。塞代濟亞斯王

把天主的命置之不顧。不久罰就臨頭了，納步葛王把他拿去。王命挖他的眼睛，上了鎖鍊，投入監中。你想此時塞代濟亞斯心中，記起先知的預言，如何傷心，如何懊悔。這也是地獄惡人懊悔的一個小照兒，然而大有分別。

地獄裏人痛哭他在生所失的光陰。因為只把一生的光陰，用來玩耍，用來作惡，忘却那救靈魂的大事。所以他們在地獄中常說，在生時一點鐘工夫，穀得救靈魂的，如今雖歷永遠也不能補償了。神父尼愛倫勃爾曾講一個故事道，從前有一個隱修人，在曠野中聞有悲號哀嘆之聲。自心裏想道這裏沒有人跡往來的，如何有此人聲。莫非天主聖意，要告訴我什麼。適纔想畢，又聞有人哀聲答道，我們是地獄中人。我們在地獄裏常常懊悔，悲哭在生時所失寶貴之時。因為我們在世時，

妄用多少時候。只爲那世俗虛榮虛福，作惡犯罪。可憐呀，在生時一點鐘工夫，足以救得靈魂的。如今在地獄裏，雖然受苦到永遠，也不能補償了。

## 第八章 怕地獄救靈善法

衆人都能下地獄，因爲下地獄是很容易的。下地獄的人又很多，所以我們都該怕地獄。聖女德肋撒說，下地獄的人，多的如同冬月裏，昏黑冰凍之天下雪，下的扯絮搓綿，雪花亂墜一般。有一位道高德茂的人，名字叫安多尼貝來，依辣在默禱之中，天主賜他見下地獄的靈魂。多的如同磨子裏磨出來的麥粉，又如同石灰窖中堆的石頭，多的密密層層。

又耶穌會中真福安多尼巴爾弟奴濟，在一千七百十七年去世的。在

生時各處講道勸人，人來聽講的，多的人山人海。聖堂雖大不能容，所以在露天一個大荒場上講道。一日正在講地獄道理，講到其間，忽然一手指着場邊一株大樹道：「弟兄們，你們要曉得下地獄的人如何多，請看這樹。眾人聽說，便都回頭望着。但見這樹蔭濃，枝葉繁茂。同時有一陣狂風，遠遠吹來，樹枝便搖撼不安，把滿樹綠葉都吹落於地。所留在樹上的，稀稀朗朗不過數十張而已，容易點算得清。講道的，又聲喚眾人道：「弟兄們，這地上的落葉，便是下地獄的人數。那留在樹上的葉兒，是升天堂的人數。你們瞧瞧下地獄的如此多，升天堂的如此少。小心防着，總要選在少數之中，不要落在多數之內。」

司鐸尼倫勃爾講一位主教，見一個地獄惡人出見的故事。話說這個人，至死怙惡不改。死不多時，天主許他出見於主教，問道：「如今世上還

有人麼。主教一聽這話，大爲詫異。惡人接上又道，從我下地獄到如今，我見無數的人來下地獄。人數如此之多，難道世界上還留有個人兒麼。這幾句話，却合聖經上耶穌所說，你們該由窄門進去。因爲寬大的門，廣闊的路，是引你們下地獄的，打這樣的門路進的很多。那引你進長生的門路，窄狹的很，尋這門路的很少。

怕落地獄，該躲避地獄之路，該塞斷地獄之門，就是除絕種種罪惡。世人往往被罪孽牽制，不能振作。有的爲這樣罪，有的爲那樣罪，有的死於罪惡之中，因爲臨終時不能領聖事。還有多少雖領臨終聖事，仍不能自救，因爲他們告解不牢實。現在我把幾樁故事引來作證。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四十年。巴辣蓋日記上，記載有一個婦人，死後出見。當時他的兒子已二十來歲，見他母親形容醜惡不堪，無異魔鬼。又聽母親



說，你的娘死後便下了地獄，因爲告解不牢實。地獄裏有多少人，如同我一樣受罰，也爲告解瞞了罪。我兒，你今見了你娘，爲了這個，如此受苦，可拿來做前車之鑒。說畢就不見了，尼倫勃爾神父，又講一個地獄惡人出現，明說他受罰的緣故。話說當時有一個少年人，平生外表極好，像似一個好教友。然而心內隱藏着一個仇恨之念，不肯寬免仇人，一日害病死了，出現於他父親道：「因我在生不肯寬免仇人，天主罰我下了地獄。後來極叫一聲道：『苦呵，苦呵。』倘天上的星，都變了舌頭，也說不盡我所受之苦，是如何利害的。」

這位神父又講一個故事道：有一個人心裏喜歡想邪淫念頭，已經習以爲常。一日害起病來，病勢很重，難以藥救，便請神父解罪，領臨終聖事，預備善終。終傳畢，神父便回堂。到了明日，神父又去看他。未到他家，

見他遠遠迎來，待一近身，便向神父道：請勿前去，我已死了，已下地獄了。神父大驚道：這是爲何呢？難道你告解不妥麼？他答道：告解倒是妥當的。但告解之後，魔鬼把邪淫之念誘惑我，并自己設想，倘日後病好，我還可取這邪淫之樂。當時我不檢點，便順從了這個想頭，同時一口氣換不過來，立刻死了。說畢，便解開衣服，顯出全身是火，燒的蓬蓬勃勃，人不能近。一忽兒形影全無，不見了。

在尼倫勃爾所著書上，又述一個故事道：當時有一個尊貴婦人，守規敬主，很顯真誠。一日求天主使他知道，在婦女中，何事最得罪天主。天主果然允他的祈求，賜他眼見地獄。獄中有無數婦人，在那裏咬牙切齒，受苦萬狀。內中一個婦人，是他素所相識的，去世未久。一見了，心中自思自想道：這個婦人在世時，未見他爲非作歹，怎麼也下了地獄呢。

正在思想之間，忽聽這個婦人道，我平生雖還粗守教規，外貌果然不很放肆。但我心愛打扮，引人觀看。有時袒胸露肘，雖然不甚雅觀，亦所不顧。以致人見了，慾火焚燒，害了多少人。若教中女子，知道這樣嬌裝艷飾，如何得罪天主，如何引起淫心，便好了。可憐他們都不知道。

有一位多敏悟會博學修士，名字叫多默忒，剛登發來講在布魯塞爾地方，有一個酒徒，貪嗑黃湯之外，還有別樣惡習。他有一個知交朋友，也是一個無賴，與他一般無二。一日，這個酒徒忽然害病，醫藥無效，不久便死了。入殮之後，他的朋友送他到坟上葬了，然後回家，到自己房裏安歇片時，便耳聞地裏有悲歎之聲。嚇的身戰股慄，不知是何鬼怪，極聲問道：是什麼人，爲什麼在這裏。歎氣者說：是我，是你的朋友。我的肉身，是你適纔送去埋葬的，可憐呀，我的靈魂已經埋葬在地獄裏了。

說了這話，又聞大吼一聲道：「禍哉我也，我已沉沒在地獄深淵裏去了。」地獄火窖之口，已關閉不開了。

名人恩利忒克肋納特講有一個幼年女子，死後下了地獄。其下地獄的緣故，不過爲在生時喜歡嬌妝，惹人觀看。這個賣俏的心思，是他一生語言行事的關鍵。一日病重將危，便請神父到來，領臨終聖事。領後卽死，神父爲他祈求。同時他便出見，向神父說明他下地獄的緣故道：「我生平只想自己容顏美麗，還去加意修飾，兜人觀看。因此一事，犯了多少罪惡，以致聖事領的不妥，現在受地獄永刑。」

隱修傳上記載一個故事道：從前有一個放債博重利的貪吝人，他的兩個兒子，也是一般貪吝。後來一個兒子，天主動他的心，便翻然改過，立志離家，往曠野裏去隱修補贖。臨行，勸他父兄也學他的樣，改惡從

善。他們兩個，竟置若罔聞，仍舊如前放債博利。後來父兄兩個都死了，天主賜這個隱修人，眼見他父兄兩個的苦景。話說隱修人，一日默禱中，見自己在一座山上。山脚下有一個大海，海中不是水，却都是火，從這海中發無數哀號狂叫之聲。一忽兒火浪中，湧出兩個人來。他一見這兩個人，便認得一是他的父親，一是他的哥哥，父兄兩個互相扭打責罵。父罵子道，逆子，我爲你的緣故，犯了多少不義之罪，失落了我的靈魂。子罵父道，惡父，爲你的惡表，害我落下地獄。父又罵道，痴兒，誰教你同惡相濟呢。這是你自作自受。子又罵父道，你生養我，自該教訓我。爲什麼只養不教，害我落下地獄呢。你看這個故事，便知惡父和惡子女在地獄裏，如何相罵相怨，相責相打。如今你們爲父母的，還敢在子女跟前立惡表麼。你們做子女的，還敢效法父母的惡表麼。

## 第九章 地獄之思

聖陶西戴是降生後六百年時人，幼年時常在公斯當定堡總皇宮中侍候。是個執袴子弟，世俗所謂榮華富貴，無一不知。至於教中道理，全然不曉。因為常聽人講日路撒稜聖京，便往那裏去遊玩，廣廣見聞，並沒有朝拜聖地的誠心。豈知天主仁慈，就在那裏等他。因為正在堂觀玩的時候，偶然見了一軸地獄像，形容盡致。軸上畫有一個大海，其中充滿各種苦刑，火燄蓬蓬勃勃。又有無數惡人在那裏受苦，一切妖魔鬼怪，無一不有，都把惡人百般虐害戲弄。陶西戴那時再三觀看，不懂是什麼。同時有一個素不認識的人，也在堂裏瞻仰，便問他這是什麼意思。他回答道，這是地獄，惡人受苦之所。又問道，受這些苦刑，到何時纔止。為什麼他們受罰下了地獄。難道我也能下地獄麼。我要免下地

獄，該做什麼。那人一一答應明白。陶西戴一聽，心中着實害怕，即時離了世俗，進了一個修道會。在會中常把地獄，放在心目之間。又得會長陶曉戴循循善誘，不過數年，便成了聖人。

誰個常想地獄的，便不下地獄。因為當誘惑時，一想着地獄，便把誘惑止住了。聖瑪爾底呢，在深山中修道。一連二十五年。一日，有一個壞女人，名字叫召暗的，喬裝了乞丐形狀。趁大雨時，冒雨出門，走到深山裏，聖人所住的矮屋門前。身上雨淋的透濕，打門借居，暫且避雨。聖人開門，見了這般光景，動了慈心，喚他進來。自己便去拿柴把兒，放他跟前，把柴點燃起來，請他烤火，烤乾衣服。豈知那個婦人，把外面的衣服一脫，便見裏頭的衣服，都是錦繡，穿着的十分華麗。明知不是窮人。一定是特來誘惑的。聖人當這危機，便想起地獄，忙把鞋襪脫下，把雙足放

在火裏燒，燒的痛不堪言。痛極了，大聲高叫道。我的靈魂呀，倘這個火你也受不來，那地獄之火，你怎能受得呢。同時淫心頓滅，那個壞女人見了，也改過遷善。你看心中常想着地獄，不是救靈魂的一個上好法子麼。

前有一位修士，一日被魔鬼誘惑，十分凶狠。雖然用心拒敵，退而又來。他深恐上魔鬼的擋，便點起一盞燈來，把自己手指放在燈火上燒。雖然燒的痛不堪言，仍不滅燈息火。忍着痛向自己道，你既要犯罪，現在先把這火試試。看你將來地獄永火，如何受得。

人講聖人斐里伯納利，一日接見一個不守教規的壞人，平日間心中懷恨聖人，待一見了，便大加辱罵，咆哮的似虎似狼。聖人無法平他的怒，不過好言相勸，請他近前來烤火。待到了火炕跟前，聖人開了坑門，



指給他看炕中之火。他探頭向炕內一望，驚見火炕深邃異常，底下一個所在，是他將來受刑之處。忽然嚇的目瞪口呆，自認自己的罪。明知如此做去，將來地獄之刑，必然不免。便翻然改過，大改生平惡習。

一千八百十五年，在聖打酸安公學裏，死了一個年輕學生。聖名叫類斯方濟各，年紀不過十四歲，但是德行已經成全。推原他進德修業迅速的緣故，是常想地獄。因他在家五六歲時，一日挨着母親身旁坐了烤火。那時爐中火旺，燒的蓬蓬勃勃，便問母親道。媽呀，地獄之火，比這爐火如何，可不是一樣的麼。母親回道，兒呀，這個火如何比得地獄之火。若把這個火和地獄的火比較起來，是如同沒有火一樣。小類斯聽了這話，大驚失色道。哎呀，萬一將來我也落下地獄，如何開交呢。母親道，這個無妨。因為地獄是罰犯罪人的，你若常常避罪，終不犯罪，地獄

便與你無相干涉，不必怕了。這句話，深深的印在他心上。從此以後一生深怕犯罪，日日勤修聖德，這便是他作聖之基。

一千五百四十年，真福伯多祿法勃爾，是聖依納爵的同憲契友，從罷爾末啓程到羅瑪，由勿咤耶斯到西央內的路，走尷尬了，走不到目的地。眼見天色已夜晚，細雨濛濛。而且地面荒涼，人烟稀少，是強盜出入的區處。聖人明知此處不妥，忙求護守天神保護。一會兒，遠遠望見隱隱有燈光閃爍，像有人家在前面。便緊走兩步，走到跟前，果然有一家人家，便向家主借宿一宵。家主見他是鐸德，便應允進門，引到火爐邊烤火烘衣。家人等又進飲食，待的十分誠敬。聖人和他們叙談之間，談及聖道。忽然耳聞門外有脚步之聲，一會兒便聞打門如擂鼓，把門打開，一闔而進，一共十六人，都是持鎗執劍，大聲吆喝，要搜銀子。又向正

中一張桌子上的酒菜，爭相酌飲。同時唱小調說壞話，開開亂亂，嚇的  
家內眾人逃的逃，躲的躲，不過聖人安坐在爐邊烤火。一個頭目見了，  
喝問道：你是什麼人，聖人一言不答。頭目見他不答應，又怒叱道：你是  
聾子麼，或是啞巴麼。爲什麼問你，你不做聲。聖人方纔回道：我不聾也  
不啞。適纔我正在思想一件大事，所以承問未曾回答。頭目道：你想的  
是什麼大事，可說給我們聽聽。聖人宛言柔聲答道：我想世上惡人，實  
在可憐。因爲我見了這一爐之火，便想着地獄之火。若是惡人不肯真  
心改過，將來不免下地獄，永遠焚燒。這幾句話，說的懇切動人。強盜聽  
了，都望着聖人恭然站立，肅然起敬，不做一聲。聖人見這光景，便乘機  
開導他們道：你們如此行爲，一日不幸落在官差手裏，王法是不讓人的。  
倘或一生可逃王法，難道逃得脫天主的法麼。時候一到，落了天主

公義的手，是了不得的。然而天主仁慈無限，最肯矜憐罪人的，現在此時還未到，倒不如及早回頭，痛悔告解等語。聖人這一番話，說的句句鑽心，言言刺骨。十六個強盜就在那一夜裏，一齊告解痛悔，棄惡從善了。

地獄之思，能使柔弱女子，勇往直前，爲主致命。話說古時有兩個教婦，一個名字叫做陶米內，一個名字叫做戴奧尼肋。當聖教艱難之時，被知府里西亞斯拘拿到案。官命叛教，欽邪、禮拜邪神。二婦直言抗拒，不拜邪神。官大怒，命衙役一邊置一神壇，一邊疊積煤炭，待燒着了火，便大聲喝問道：你們若是要命的，快向神前行香禮拜。若是倔强不聽，我便把你們拋入火中燒死，兩樣隨你們揀選。二婦一些兒不遲疑，忙即同聲回道：我們不怕這火，因爲燒不久常，總要熄的。所怕的是地獄之

火，因為燒至永遠，終不熄的。為此緣故，我們誓不禮拜，矢願終身敬拜天主耶穌基利斯督，說了這幾句話，便受刑致命，時在降生後二百三十五年。

名人舍撒肋講一個故事道，當時有一個惡人，多少教友爲他祈求天主，望他改惡從善。一日忽然害病，病勢日重一日，不久死了。親友把他殯殮，忽爾復活，坐了起來，顏色如生，不過手足抖戰，像有驚惶失措的模樣。人問他死去見了什麼，如今怎得廻生的。他道，我死了之後，天主引我到地獄門口。我見一個無邊無岸的火海。依我的罪狀，本該下這地獄。天主的特恩，賜我回來補贖。話說這人從此以後，大改生平惡習，日日守齋祈求，不停的弔淚痛哭，補贖自己的罪。無論冬夏，常常赤足，常在荊棘裏行走，以致雙足被傷，血流不止。日逐幫工度日，飲食不過

乾糧冷水。把所得的工資，全分給窮人，自己不留半點。人見他這般自苦，勸他減些苦工，不可傷身害命。他說我是見過地獄的，爲免下地獄。我知道這些苦工，不爲太過。倘把普世山林，天下樹木，疊積在一處，疊成一個大柴山，點把火燒起來，你說這個火力大的了不得。我說我還寧願在這火柴山中，燒到天地終窮，不願在地獄燒一點鐘。

名人文辦代在諾爾董倍爾朗地方，講有一個富人，見了地獄，便翻然自新。這個富人在生，和聖經所講的那個富人，大同小異。所有分別，不過他獨得天主垂憐，在生便見了地獄。不像聖經所講的富人，死後纔見地獄。話說這個富人，名字叫忒利戴耳末，在夢中，天主賜他眼見地獄，并地獄一切苦刑。醒了後來，他便去辦了一個妥當神工，把百萬家財，全全送給窮人，自己進了一個修院。在那裏興工補贖，一些兒不肯

寬待自身。冬月裏，全身埋入冰坑裏，夏天裏，太陽下做勞苦工夫。守齋嚴緊，克苦工深。旁人見他如此惡待自身，大爲不忍，都勸他減苦保身。他回道，倘你們和我一樣，也見過地獄苦刑，你們必不敢這樣勸我。旁人道，你有的肉身，和我們一樣，怎麼你獨能受這樣的苦呢？他回道，你們見我現在所受之苦，已覺的難當。然而把我該受的地獄之苦比起來，就如同沒有受苦的一般。

主教舍貝爾講一個兵官改過的故事，很是古怪。話說這件事，是出在聖西爾兵學堂裏。當時學堂裏教習兵官和學生們，按例行避靜神功。領避靜的司鐸，名字叫做里螯，在學堂中小堂內講避靜道理。每晚睡覺之前，眾學生聚集堂中聽講。一日晚上，他正講地獄道理，講畢了，司鐸便手裏拿了手照入房去睡。纔開門要進房時，耳聞背後有人隨

着，此人是一個兵官。隨後叫道，司鐸，你適纔講的一篇大道理，果然動聽的很。但不知道在地獄之中，衆人被火焚燒，是用火炙的，還是落湯燒的，煩你告訴我明白。司鐸聽了這話，便回首一望，見他一副嘴臉，明顯譏笑之形。便把手照火向他鼻子上照，安然答道，是火炙，是湯燒，你去嘗嘗，便知道了。說了，即便關門去睡，心中不免暗笑他糊塗。自後也把這事丟開，不記在心上了。但覺這個兵官每一遇見，便躲避開去，不知爲什麼緣故。不久，國中大亂，兵官從軍去了。這位司鐸調往別處，過了二十年之後，一日晚上在一個客廳裡，和衆賓聚談，忽兒見一位年老兵官，兩鬢如霜，鬍子班白，走前來向他拱手問道，尊客可是司鐸里整麼？可不就是聖西爾兵學裡，領避靜的司鐸麼？司鐸答說正是，不知有何見教。老兵官聽說是的，便緊握司鐸的手道，司鐸，我的靈魂



實是你救的，老夫至今感激不盡。司鐸說，這話如何說起，敝鐸實不敢當。老兵官道，哎，難道你不認識我了麼，你可記得聖西爾兵學裡的教習麼。一日晚上，你講了地獄道理後，便進房去睡。我跟在你後，問你的那一句壞話，可還記得麼。那時你把手照火向我鼻子上照，答道：日後你自去嘗嘗，便知道地獄裡是火炙是湯燒了，這個兵官便是在下。從此以後，你這句話，常在我心目之間。弄的五中擾亂，寢食不安。如此一連十年，沒有平安半刻。末了兒，我違拘不過，便往一位司鐸前告解，頓改生平惡習，至今真心改過。此恩此德，實出司鐸之賜。老夫今日幸遇長者，特來把這緣由告稟，以顯我知恩之心。

耶穌會一位司鐸，名字叫做特皮于西，於一千八百餘年，在法國南省一個城裡，講道勸人。講得十分動聽，城中人都大爲感激。那時天寒地

凍，將近聖誕瞻禮，所以在會客堂裏，裝了一個火爐。一日司鐸坐在那裏烤火，見有一個少年人進來謁候。司鐸已經曉得此人不是善類，因爲有多少人，把他托給司鐸，用法兒勸化他。但一時不便開言直勸，所以先把閒言應酬，含笑向他道：「朋友，這裏來，坐着烤火，大家說說家常。」說了這話，便打開爐門，見柴火不多了，便道：「朋友，煩你挪把樹柴來。」這個少年人聽說叫他拿柴，心中大爲詫異。然而口裏不說不是，便去拿柴放在爐前。司鐸見了柴把，又道：「拿他放在火裏。」少年人便遵命，一塊一塊的把柴添入爐中。司鐸此時，忽兒把少年人的臂膊，一把揪住，向爐底直推。那個少年人大叫一聲，倒退三步，罵道：「你好糊塗，怎麼把我的手也當柴燒呢？不是你發了瘋麼？」司鐸安然答道：「你爲什麼大驚小怪，差怪別人呢？照你這樣行爲，這樣度生，難道你不該下地獄麼？」

那裏不但幾個指尖兒要被火燒，將來全身要被火燒哩。這個柴把火比那地獄火，可算什麼。放心莫怕，且把這個火先來試試，習慣習慣，再說別的。說畢，又要將少年人的手推在火裏，少年縮手不肯，後來司鐸便藹然可親的向他道，世上不論何苦，比在地獄裏永火焚燒，不是好些麼。爲避地獄苦刑，天主叫你做些補贖，可算得什麼。如今你回去，把這兩句話細細想想。這個少年人回去後，果然常把這兩句話再三細想。想的十分有益，過不多時，再去見這位司鐸。司鐸便幫助他辦了一個妥當神工，把一切犯罪之機，真心斷絕離開。從此大改生平惡習，樣樣修德從善。

主教舍貝爾道，千萬人中，沒有一個不怕火的。所以凡一生離開天主，走地獄路的人，也沒有一個不怕地獄火的。倘有人向你說，儘你一生

放肆作惡，且享盡世上一切福樂。不過一日，或只一點鐘工夫，該在火裏燒，問你願不願。我敢說沒有一個痴人，肯說情願的。而況地獄之火，永永遠遠的，誰個敢說不怕呢。我今講一個貪財人，和他三個兒子的故事，以証所說不差。話說有一個富人，生有三個兒子，一生所積，都是不義之財。一日害了個疔瘡，據說已經走黃，是無藥可治的了。人勸他早辦靈魂大事，把不義之財，早早補還，平平安安等天主聖命。可憐沒有一個能勸得服他的。人勸他還錢，他必說倘我還了，我的三個兒子將來吃什麼。他的聽神工神父，是個很有才識的，便變了法兒向他道：你若果真要瘡好，我倒有個妙法，可以醫得好，不過藥貴些兒。病人道：既有了妙方，怕什麼貴不貴。那怕他要一千一萬，我便拿出來趕辦。這藥就是了。請神父快說，這個藥名叫什麼，用什麼配製的。神父說：這個

藥不難，用法也極易，只用生人肉油稍些。你若尋着一個人，肯收一萬銀子，肯把自己的肉燒一點鐘，肉油滴在瘡上，便發了。病人答道，可憐，恐怕此人難得。神父道，我想此事不難，只須叫你的長子來。他是很愛你的，你也很愛他的。因他是你的長子，應得家富的。你便叫他到跟前，向他道，你是我的愛子，你能救我的命。倘肯把你的手臂，燒一刻鐘，將燒下的油，滴在瘡上，便治好我的瘡了。倘長子不肯，便叫你的次子來。許他日後分家，便把長子的名分一齊給他。倘次子不肯，便喚三子來行事。三個兒子中間，必有一個肯的。豈知三個都不肯，病人便長嘆一聲道，你們要救我的性命，只須一刻工夫，忍些痛，你們倒都不肯，都怕不堪言。我爲你們的一生受用，將來受永遠火燒，我倒甘心樂受，這不是我發了瘋麼。到如今我常常上擋，自今而後，我不肯上擋了。說了，

便把所得不義之財，急忙還給本人。不顧子孫在世享福，或者受苦了。此人如此行爲，果然不差，他的三個兒子也不差，因爲雖然不過被燒一刻工夫，雖然能救父親的命，雖然能得若大家私，到底爲了這些緣故，該受此火燒之苦。這是人力所不能的，所以不肯難道父母爲子孫，子孫爲父母，積聚不義之財，當受永遠火燒之苦，倒是人力所能的麼。而況永火不是人間凡火，我問你將來如何當得起來呢。

主教舍貝爾又寫道，在一千八百四十四年，在意西地方。聖須比斯修道院中，有一位教形性學的名師，眾學生都希奇他的謙遜和克苦。未陞司鐸之前，曾在國家大學堂中教書。陞了司鐸之後，便在修院裏教形性和化學。一日當着眾學生講學，不知在試驗什麼，手裏拿着一種引火的藥水。正在分化的時候，忽見藥水發火，兩手也着火，眾學生忙

來幫他息火。不過數分鐘工夫，燒的兩手皮焦肉爛，指甲全脫。因爲痛極，暈倒在地。旁人把他的手放在冷水裏浸着，以減其痛，他痛的終日叫號不止。待痛稍止了些，向三四個年輕修士道。我的朋友呀，我的朋友呀，你們切莫往地獄裏去，被永火燒，這個痛苦是了當不得的。今兒你們眼見，我被暫火之燒，尙且受不得。若被永火之燒，如何受得呢。聖依納爵在生時，羅瑪修院中有個助理修士，心目之間，常常不停的思想地獄之火，所以熱心出衆，克苦非凡。他在院中管廚房，當烹飪之職，因此灶中之火，常在眼前。他見了這養生的灶火，便記起地獄罰惡人的永火。永火是天主教怒之手點燃的，可知其苦是了當不得的。所以他恨罪的心很大，因爲不過罪能使入下地獄。一日見灶中之火蓬蓬勃勃，便記起地獄永火。一時全神盡注，思想這永火的利害，永火的緣

由，痛哭自己的罪。自想道，不是天主仁慈，我本該下地獄的。想畢，便將一手放在灶火裏燒。一忽兒工夫，那手燒的烏焦，焦臭傳出廚房之外，理家司鐸鼻中聞着了，便往廚房裏，問燒的是什麼東西。那個助理修士，此時痛極難忍。見問，便跪求請罪。把這事原委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。聖依納爵正在院中，也聞知了些，便問人是什麼事。有人告訴他道，管廚房修士，自燒了手，定成殘廢，以後不能任事了。聖人細詢情由，得知此事真正緣故，大動憐惜之心，便爲他祈求天主，一夜不停。明日早起，修士之手已經全愈，如前一樣。這是天主鑑他怕地獄，怕犯罪之心，賞賜這個聖跡。可知人記憶地獄之火，以致深深痛悔己罪，誓死不敢再犯，這是最中天主聖意的。

聖女德肋撒，曾見地獄裏，有他的位置。因此常常記憶在心，世上無論



何苦，都甘心忍受，毫不推辭。你看他的小傳，第三十二章，便知道明白了。他道：「我正在祈禱，一忽兒不知怎麼樣的，我的靈魂肉身，移在地獄裏去了。心裏明知天主聖意，是要告訴我知道。若不改過自新，將來難免在那裏吃苦。同時所覺痛苦，是說不出，話不來的。我的靈魂和肉身所覺火燒的痛苦，是當不起的。從前所受之苦，一比現在所受的，真有天懸地隔的分別。所最苦的，明知此苦永遠不停，也沒有減輕之望。肉身所受酷刑，一比那靈魂之苦，利害更加萬倍。因為肉身受火焰焚燒，千刀萬剮之時，靈魂有憂傷怨怒失望之苦，可憐呀，在這萬苦之所，沒有半點兒想望，一些兒安慰。鼻子所聞的，都是臭污惡毒之氣。因此常常喉塞口塞，轉不過氣來。地獄中不但沒有日月之光，連螢火之光都沒有，全是黑暗無比。所最可奇的，雖然如此黑暗，凡獄中一切奇

形怪狀，可怕很的，都見的壁明。總而言之，凡我在世聽人講的地獄之苦，或者書上寫着，我多次念過的。把來一比，我現在所覺地獄真苦，真是連影子也不是哩。如同挪一人的小照，比了個活人一樣。世上所見的火，比了地獄之火，如同把紙上畫的火，比了真火一般。我見了地獄之後，到如今已有十年了。今兒我寫這個書的時候，還覺可怕無比。嚇的不但心驚肉跳，連血也冰，脈也停，弄的冰冷如同殭屍一般。所以在當難受苦之時，一記起這事，便勇往直前，不拘何苦，都便易忍受了。從前在亞美利加洲，有一個耶穌教婦人改過，十分希奇，傳的全洲都知道。便是北美洲一位有名大將軍的夫人。這位將軍，名字叫做咭聖克郎士，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交戰時，大著威名。這事的底細，是一位波士頓的主教，名字叫做費忒士巴忒里克，他在布魯塞爾地方，聖彌額爾

公學裏講的。其時是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西歷十一月。話說這位大將軍，起初也信耶穌教。幸而一日偶然聽見人講羅瑪教的宗旨，講得很明白，很簡括。他稟性直爽，氣量洪大，不會私執一見。見是真教，便誠心進羅瑪教。從此大顯信德，分外熱心。不但謹守教規，自願自己靈魂，還去勸化別的耶穌教人，引他們一同得着這個神恩。爲時不多，便勸化了二十員兵官進教。他不但口裏傳揚真教，自身當先立表。且還著書立說，闡揚聖教宗旨，專爲分傳營中的。無如他的夫人，執意不肯改教。雖被他再三勸解，說的舌敝唇焦，終是徒然。後來又變了多少法兒，費了多少心思，摧逼夫人改教。無如夫人固執，決意不從。一日夫人偶然得病，一病便重。將軍服侍病人，日夜不離左右，盼望病人回心。後來見事不洽，看看病人將必固執至死，難救靈魂，心中着實憂傷。正在無計

可施的時候，忽然想起求聖母。便喚四個傭人到跟前。都是愛爾蘭人，都是羅馬教信友。將軍含淚含悲的向他們道：你們曉得我的夫人是耶穌教。現在行將臨終，倘他不肯改教，死下去必落地獄。我想念到此，心如刀割，怕的全身打戰。我意決不肯放他自陷，定要救他。現在事急了，我們都去苦求聖母，強聖母的慈心，垂救我妻。說畢，便從袋中摸出一串玫瑰念珠來，雙膝下跪。四人也下跪，同念玫瑰經一串。念畢，將軍便起身轉到房中，看夫人病勢如何。他見妻子人事不省。像麻木的一般。等了一會兒，便醒了轉來，開口道：快請一位真教司鐸來。咤將軍初聞此言，見人尚未醒，視為病中囈語，再問所欲究竟何如。夫人回道：我要一位真教司鐸。咤將軍道：我妻，真教司鐸你向來不要的，今要他做什麼，莫非說差了人麼。夫人道：呀，我今變了心了。因為天主使我見了

地獄，倘我不改，不肯進教，現在地獄裏有我的位置，等着我哩。快請他來罷。夫人因此得了進真教之恩，後來病也好了。到如今極熱心，極有信德。自此以後，度生真如一個真教信友。以上所說，實是波士頓主教所講。凡他所講一切，都是咗將軍親口自述的，不是別人代言代講的。

24

341163

21